



# 蕉風月刊

248 期 一九七三年十月號

570  
36

KDN 6572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48 期 ● 一九七三年十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Ipoh Book Co., No. 38,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Tal: 4660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



## 稿約

我們希望作者們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  
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  
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  
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由我們與  
作者共有。

並請作者們注意幾點：

來稿無論是否刊用，皆不退回；  
譯稿要附原來文字，並註明出處；  
稿費在刊出後三個月內發出。

---

### 小說

不圓月·林山樓·50

老屋·龍驤·58

鏡子·新兒·62

### 散文

輕描四題·邁克·68

終曲·許友彬·72

巴士車票·蒼松·74

### 電影人物

漫談玉婆與胡適·環鼎·77

玉婆自供·賴永宜譯·82

風訊·編輯室·91

---



# 蕉風月刊

三四八期

## 目錄

---

封面畫 · Soelarojo 作品

隨筆

隨筆兩則 · 邁克 · 4

沉思手記 · 謝清 · 8

論述

歌德與中國小說和戲劇的關係 · 羅錦堂 · 10

詩

聲音 · 麥浪譯 · 32

異象 · 飄貝零 · 34

恍然外記 · 溫瑞安 · 36

小說

八月天 · 張瑞星 · 40

緣 · 雅蒙 · 42

---



# 隨筆兩則

## 龍蛇

在香港的時候，報紙一直刊登有關「龍爭虎鬥」放映權誰屬的新聞，一說將與「教父」打對台，到我離開為止，都未曾上映。而在三藩市，這部李小龍遺作已經映了三個禮拜。一般美國觀眾不知道他已作古，甚至未聽過布魯斯李者也有其人。星馬港各地報章報導他在美國如何如何威水，顯然誇大其辭。「龍爭虎鬥」的海報設計相當體面，並且註明「慶祝華納」兄弟公司五十周年紀念」，這倒是真確的。

李小龍電影我只看過「唐山大兄」，還有一部在電視偶然看到的，與任劍輝合演，好像叫做「早知當初我唔嫁」，其餘的都沒有看，我並不太熱心他。「龍爭虎鬥」也沒有打算看，可是事有湊巧，它和一部珍芳達唐納蘇特蘭主演的「STEELYARD BLUES」合映，這我是想看的，於是在因為不必另外買票又懶得走動的情況下，半推半就看了這部相信會令在東南亞一些地區引起票房高潮的電影。導演大概是美國人，他將這部影片弄得近似占士邦。而外國人眼中的中國，不必我贅言了，簡直連不倫不類都談不上。它的時間是現代，我們看到香港的外景，李小龍甚至着西裝去他妹妹的墓辭行。然而石堅統治的這個島，却回復了古裝。這古裝本身已經很有疑問，偏偏又是外國人眼中的中國古裝。當衆人在一個茶

居酒屋類的地方飲食食時，真使人作悶作嘔。在正中捧角的那兩位，還有後來比武時賭博的那位，我相當清楚是日本人，他們的現身，似乎令美國觀眾更加肯定他們分不開華人和日本人的糊塗乃合理而值得原諒。假如有比較適合「龍爭虎鬥」的名稱，我想是「怪物電影」。

它的橋段並不精彩，譬如李小龍夜探黑頭子中心，根本來自五十年代後期的粵語片。李的過份誇大過份造作的表情，給觀眾提供了不少大笑的機會。他的「吼」，我不知道是他自己的聲音抑或別人代配，令人毛骨悚然。坐我前面的黑女人瘋一樣笑到不能停止，如今我希望任何看過這部電影的異國朋友千萬不要問我「為甚麼中國人的聲音這樣」，因為我也一點都不瞭解。

有一點我不否認：李在報仇之後的一個臉部表情，雖然太過戲劇性和表面化，却相當的動人。他揮舞雙節棍也是有勁的。其他的孩子氣舉止，未免太小家器了，不登大雅之堂，也不能算有格。演他師妹的茅瑛，大概是近年我見過的最滑稽的電影明星，她有一部片在這裏上映，叫「功夫女士」(LADY KUNG FU)，不知為何方神聖。廣告上她飛起綉腿，足登高跟鞋，神情奇異，令人嘆為觀止。和「功夫女士」合映的呢，是「THE CHINESS CONNECTION」，聞所未聞，主演者布魯斯李。先一陣「天下第一拳」放映的情形如何我不知道，現在是這樣。這般「中國片熱」，恐怕只能讓歐美一些中下水準劣等口味的觀眾多了瘋狂亂笑的資料，比較有頭腦比較受過教育的一羣態度是不屑一顧。當然我認為這是合理和正常的現象。沒有好電影就沒有好電影算了，何必爭先恐後獻醜，這才是真正丟臉的。

## 盧兆麟

讀張愛玲的「沉香屑第一爐香」，總覺得她似乎忽略了一個人，至起碼，我是意猶未盡，這個人叫做盧兆麟，原是女主角葛薇龍唱詩班裏的小朋友，後來被梁太太看中，收攬了去

。張愛玲一向是不放過小人物的，其他的也不說了，就是同篇的周吉婁，也有一場短短的與薇龍的對手戲，佔的篇幅不多，其生動和深入有目共睹。何以偏偏虧待了這盧兆麟，越是人糊塗。

盧的第一次被提起，是在薇龍和睨兒對話間。這睨兒早看出了端倪，要不然也不會這樣刺探着：「我明白了，怪不得你饒是排不過時間來還去參加唱詩班；聽說那裏面有些大學生。」又道：「我們少奶眼快手快，早給自己挑中了個……：對了，叫盧兆麟。」而薇龍畢竟入世未深，立時「把臉漲得通紅，咬着嘴唇不言語」。說不定睨兒就是梁太太派來的特務。

薇龍對盧顯然有意思，她「咬着牙道：『這個人，要是禁不起她這一撮哄就入了她的圈套，也就不是靠得住的人了。我早早瞧破了他，倒也好。』」言下是切齒的恨。那盧兆麟似乎也頗鍾情於她。梁太太一面和他說話，他「眼光卻從她頭上射過來，四下的找薇龍」。然而兩人都是初出道，那裏就敵得過老手梁太太。困遊會未散，薇龍就看到「盧兆麟的態度大變，顯然是和梁太太談得漸漸入港了。兩個人四顆眼珠子，似乎是用綫穿成一串似的，難解難分」。她一時氣憤，「忍不住一口氣堵住喉嚨口，噎得眼圈子都紅了」。

這些段落，幾乎是盧出場的全部。張愛玲集中描寫薇龍的情緒及感覺，原無可厚非，稍使人不滿的是盧的型象並不突出，一句對白也沒有，最後有頭無尾失蹤了，覺得到喉不到肺。唯一可以理喻的解釋是，張愛玲有意使他成爲極之普遍的一個年輕男人，人群裏一張不易辨認的臉，以寫出梁太太的飢不擇食，還有薇龍的初戀情懷，初戀的情人，總是最平凡的一個，因爲沒見過世面，才將他當寶。若然動機非此，我猜測盧是張愛玲小說中少有的，被忽略被不關心的人物之一。

盧兆麟是怎樣一個人物呢？他「拍網球很出些風頭；是個大學生」，「高個子，闊肩膀，黃黑皮色的青年」。當薇龍對他「勉強一笑」時，「他也就向薇龍一笑，白牙齒在太陽裏亮了一亮」。她在心裏將他與突然闖入的喬琪喬一比，盧登時「顯得粗蠢了許多」。這幾句顯示他果是極常見的青年，而且正如薇龍所說，「這笨虫！這笨虫！男人都是這麼糊塗麼？」看出他資質不高，否則再也不會這麼容易就讓梁太太上了手。薇龍這句話，和遲一些的「



女人真是可憐！男人給了她幾分好顏色看，就歡喜得這個樣子！」，使到「沉香屑第一爐香」呈現一種宇宙性的男歡女愛場面。

我之所以注目這個人物，也是因為像他一樣的人，普遍活動在我們周圍。睨兒老早就點出來：「天下老鴉一般的黑，男人就愛上這種當。况且你那位盧先生年紀又輕，還在唸書呢，那裏見過大陣仗。他上了當，你也不能怪他。你同他若是有幾分交情，趁早給他個信兒，讓他明天別來。」而薇龍氣在頭上，只「淡淡的一笑道：『交情！八字還沒有一撇呢！』」這一段對話使人對盧關注，期望張愛玲作更深一層的描劃，結果是雷大雨小。盧的正面描寫之中，最隨意又生動的一筆我認爲是他注視周吉婁一節。這節的用意是帶出周吉婁，盧被用作索引，效果卻出奇的好；男人都有這個毛病。甚至毛病也不妥，應說特性。

儘管盧兆麟戲份不多，他在梁太太和薇龍之間，倒掀起了不淺的波紋——由這可以看出張愛玲的細膩。梁太太分明自己有意爲難薇龍，對盧卻道：「可憐的孩子，她難得有機會露一露她的法文；我們別去打攪她，讓她出一會兒風頭。」估了便宜，猶說風涼話。薇龍因爲寄人籬下，忍氣吞聲。唱完一首歌，「留心偷看梁太太的神色，知道梁太太對於盧兆麟還不是十分拿得穩，自己若是風頭出得太足，引起過份的注意，只怕她要犯疑心病，因此執意不肯再唱了」。後來吃飯，「梁太太因爲盧兆麟的事，有點心虛，對薇龍加倍的親近體貼」。真虧她如此細心。接下來二人一面吃冷牛舌頭一面不自覺地微笑，滑稽有趣而又悲哀，讀到這裏，作者和讀者之間有奇妙的溝通。

「沉香屑第一爐香」一直是我最愛讀的張愛玲小說之一，裏面梁太太愛薇龍的一番話：「我同你是自家人，說句不客氣的話，你這個人呀，臉又嫩，心又軟，脾氣又大，又沒有決斷，而且一來就動了真感情，根本不是這一流的人才」，早已熟讀，因爲是最精彩最够火候的一段對白。而它的結局，薇龍和喬琪喬在三十夜行灣仔，那味道的燦爛，也是不多見的。這盧兆麟，本是我精益求精的一根小骨頭，或是主菜旁放歪了的一片黃瓜，無以影响我對整個的喜愛，只是——仍免不了微微一陣心痛。若不是張愛玲，我是不理的。

七三年七月。

謝清

# 沉思手記

## (一) 死亡

死亡，對於一些窮人是解決生活難題的最好方法。所以，我們不時在報章上看用「老翁上吊身亡」或「失業漢跳樓自殺」等新聞。由於這種事件發生得太多了，人心就不免有些麻木。於是每逢有這類自殺事件發生時，就有人說「這都是生活的弱者」，這類話都屬於風涼話之類。說這些話的人，都是見死不救，心地殘酷的社會動物。如果有生存的機會，誰會走向死亡？自殺，有時不是件孤立的事，而是個社會問題。

有些人不想死，甚至於不想衰老。他們想要利用更多的時間去利用他人爲自己謀利，利用更多的時間去剝削別人。他想佔有，想擁有更多的財富或名利。他知道死亡只能帶給他一抔黃土，除此之外，一切都是虛無。因此，他懼怕死亡。

死亡是不存在的。如果硬要說有「死亡」，那麼一個生命的誕生就是死亡的開始。每日，我們不知有多少生命的基本單位在吾人身上滅亡。這是說，死亡每日都在有生命的個體中進行着它的工作。生長及衰老只是死亡的一個癥狀。生命的過程是死亡的程序。

在這個科學發達非常而宗教頹於破滅的社會裡，上帝經已死亡，人類自己所能掌握的，只是生命的滅亡。

對一個無宗教信仰的人來說，死亡並不能令他恐懼。因為他的死亡不會帶來十八層的刀山火海或幸福無窮的西方極樂世界。死亡，在他來說，是一種長眠的方式。

人為的死亡不是死亡，這只叫謀殺。如戰爭、流血政變等都是公開的大謀殺。但各方面只做口頭的譴責，並沒有做甚麼有效的步驟。因為各方面的首領都是人，人是高等動物吧了。而一般的動物都是生性殘酷的。有人會說過：人是政治的動物。其實，這只是一個公開謀殺的藉口。

## (二) 我的定義

有時半夜夢醒，偶而聽見後巷狗吠，心中不禁起了羨慕之情。我羨慕牠們能在要吠的時候，立刻能盡情的吠，毫無顧忌的吠。想起自己，自稱為萬物之靈的人類，有時連講一句話也不敢。因此，嘴巴不再屬於自己，因它不能代表「我」，發表「我」自己的意見。

生命開始時，父母都給與自己一個名字。可能的話，有人會用這名字書寫歷史。然而這類人少之又少。

我的生命並不和我的名字有所關係。我的名字只是電腦卡片內的一些孔洞。而我的名字就是我的生命。因此，「我」的定義是那電腦卡片上幾個無意義的空洞孔。決定「我」生命歷程的不是我的個體，不是我的名字，更不是我的思想；而是一具由電子儀器組成的電腦。

因此，今日我很快樂的做我的工作，明日電腦告要我服兵役，我就要捨下一切事務，和子彈為伍。我不能說不去，因為電腦說我要去。「我」已不存在。於是，名字只是一些符號；我的生命，對「我」並不發生關係。它只由一些外在的社會因素所操縱。即使偉大，亦不是「我」的偉大，只是一個人的軀體的偉大而已。

社會是由許多個「我」所組成，而若一個社會忽略「我」的存在價值；那麼，那個社會就沒有了存在的價值。因為組成社會的基本單位是一個個的「我」。

如果生命的存在是依靠政治扶持，生命就沒有存在的必要。特別是自稱萬物之靈的人類。



# 歌德與中國小說和戲劇的關係

## 一、序說

在近代德國漢學家中，以翻譯易經而大亨盛名的衛禮賢教授（Professor Richard Wilhelm），在其所著中國文學史裏，對小說紅樓夢在文學上的偉大成就，絲毫沒有談到，僅謂它是曹雪芹的自傳而已<sup>①</sup>。可是早在百餘年前，大詩人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同他的秘書艾克曼（Peter Eckermann）談話時<sup>②</sup>，就已經提到明代的「好逑傳」<sup>③</sup>。艾克曼會對歌德說：「也許這一本小說，是中國小說裏最好的一本罷！」歌德回答道：「一定不然！中國人有千千萬萬的小說。當他們已經有小說時，我們的祖先還正在樹林裏生活哩！」<sup>④</sup>他這種思想的形成，無疑是讀了許多中國書籍之後，有鑑於中國文學作品之優秀而發，由此足見歌德真不愧是一個有眼光、有見識的偉大學者。

按「好逑傳」的翻譯本，自一七六一年在倫敦出版後，轟動一時，大有洛陽紙貴的情勢，可是學術界的人都抱着存疑的態度，不相信中國會有那樣好的小說，咸以為白氏自己的作品。這就如同後來一八二六年德人芮牟沙（Abel Remusat）翻譯的「玉嬌梨」一樣，當時歐洲人也不以為它是來自中國的小說，並認為是芮氏所偽造。及至一八三五年，顧爾慈（

Heinrich kurz) 重以德文翻譯「花箋記」時<sup>⑤</sup>，在序言中就說：「愈以為如此可鄙棄之中國民族，決不能產生如此完美之作品。」其看法的幼稚可笑，比起歌德來，真是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了。記得英人卡萊爾 (Thomas Carlyle) 對歌德的智力和判斷，有如下的批評：「歌德是個偉大的天才，可是並不使你感傷流淚，他的感情，同天地的變幻一樣繁複；但是他的智力，就是太陽，照耀一切，籠罩一切。他並不受感情的驅使，他的感情受到判斷力的審察與節制。所以我覺得歌德是大作家的活模型。德國人常說，自有天地以來，只有三個天才：荷馬、莎士比亞與歌德。」他又說：「歌德……並不如那狂醉的詩人，儘是咒詛忿怒，咆哮奔突，好像喝過了一加侖的氧化氮，或則吐出一些絕無聊的哲理，絕瘋狂的幽怨，發為詩歌；以震動一般人的聽覺。他有真正的涵養，偉大的天才。他的特點，不僅在幽雅動人的氣力，創造構思的靈巧；不僅在善用判斷以節制他的熱情。他的特點，也在他智識的豐富，意緒的深遠，與感情的繁複。」<sup>⑥</sup>卡氏的這些話，句句中肯，把歌德的優點，全部展示在我們的面前。

## 二、歌德與「花箋記」

我們追溯歌德與中國小說正式發生關係，大概是由於讀了法國傳教士哈爾德 (Du Halde) 所著的「中國詳誌」(Description de la Chine) 所致<sup>⑦</sup>，因為他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啊！文王呀！」(O Ouen Ouang！)<sup>⑧</sup>這顯然是指的周文王，蓋在歌德說此話時的前五年(一七七五)，已接受了魏瑪 (Weimar) 大公爵卡爾·奧古斯德 (Der Grossherzog Karl August) 的邀請，做樞密參贊的官，直至一七九〇年，才擺脫了行政工作。當歌德做官時期，大權在握，自然很想在政治上有一番作為，所以極力參覽各國的文獻而特別嚮往中國文王的教化。同時在「中國詳誌」裏，並收有已經被人翻譯成的「今古奇觀」四篇，計有「念親恩孝女藏兒」、「懷私怨狼僕告主」、「呂大郎還金完骨肉」、「莊子休鼓盆成大道」<sup>⑨</sup>。這四篇小說，自然也是歌德所讀過的。同時他在「中國詳誌」第二冊裏，提到文王的地方，有十餘處之多，足見他對文王是如何的仰慕了。

另外，我們還根據歌德在一八一七年二月二日及三日寫的日記，其中又說他讀了中國的

第八才子書「花箋記」④；另在同年五月十四及十九的日記裏，說他讀法人芮牟沙所譯的「三才子書」玉嬌梨」。又在八月二十二日的日記中，讀法人戴維（M. M. Davis）所譯的「今古奇觀」，其內容除了上述「中國詳誌」所收入的四篇外，尚有：「蔡小姐忍辱報仇」及「宋金郎團圓破氈笠」兩篇。其書名為「中國短篇小說集」（Contes Chinois），於一八二七年在巴黎出版。上面所提到歌德會讀過的那三本完整的小說：「玉嬌梨」、「好逑傳」和「花箋記」，都是明代的作品。前兩種在一般書目中都被收進去了，惟獨後一種，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蔣瑞藻的「小說考證」、錢靜方的「小說拾遺」等，都不會提到，據陳銓說：

「花箋記」則為一廣東人所作，全書體裁係以七言詩間或加以變化寫成，頗類坊間流行之唱書。惟此書則出文人手，故詞句不若鄉間唱書之鄙俗。書中間有廣東土語，作者之為廣東人，自屬毫無疑義。書中故事，與「玉嬌梨」亦頗相彷彿，結果亦為一男一女。惟此書有一最饒興趣之特點者，即書中人物均極善流淚，如其生相思時之對花灑淚，對小姐訴苦時，說到傷心處，旁邊丫環亦流淚！小姐聞某生訂婚時，毀壞妝台，嚶嚶哭泣。至於自然風景，處處與人物心境，有相關之變化，表明其無可奈何之境況者，尤淡寫輕描，令讀者欲笑而又不能全笑。此等感傷主義，與德國初期之浪漫主義，頗有共鳴之處。至於其他不倫不類之故事，如文人帶兵，大破番兵，殺得屍骨堆山，血水成河者，均以其為韻文，又以作者天真爛漫之態度寫去，故讀者亦不覺其討厭。雖不能登大雅之堂，然亦茶餘酒後之妙消遣物也⑤。「花箋記」的梗概，已如上述，歌德讀了它以後，在情感上便引起衝動，於是寫成了他那著名的「中德四季與黃昏合詠」十四首。這十四首詩，近人馮至曾把它譯出，茲附錄於下，如讀者能取原文對讀，便更覺興味無窮：



## 中德晨昏四季詞（十四首）：

### 第一首

怎肯辜負好春光，  
更慳僕僕人消瘦；  
夢魂一夜到江南，  
草色青青水色秀——  
臨流賦新詩，  
踏青拂美酒，  
一杯復一杯，  
一首復一首。

### 第二首

白燭垂垂似含羞，  
皎若明星潔白合；  
愛焰自他的中心，  
緩緩地展開了光和熱。  
這樣早的水仙，  
一行行開在園裏；  
素心的人兒要知道，  
他們等待誰，爭立如許？

### 第三首

由牧場牽着羊兒，  
放在那，一片綠草新生；  
雜花將次第開放，  
地上的樂園，裝點將成。

希望展在眼前的，  
輕紗矇矓如霧；  
雲開日現，願望豐滿，  
給我們帶來幸福。

### 第四首

孔雀的鳴聲雖惡，但是  
使我們想起翩翩的羽衣；  
他的聲音於我，也就沒有憎意。  
印度的鵝，不能與之同語，  
我是不能忍受他：  
驛即戾，也沒有美麗的毛羽。

### 第五首

爲這夕陽的金光，  
展開你所誇豪的光彩，  
使你尾上的花輪，  
踴躍地同日光爭賽。  
她考索，在園中野外，  
開着花朵，青天籠罩，  
她看見一對情人，  
她認爲是最爲美好。

（她，指日光。）

### 第六首

杜鵑乃及夜鶯，  
都願意挽住陽春，

無奈炎夏逼無情，  
漫天遍野的蔓草荆榛。

那棵樹上的疏葉，  
也漸漸爲我濃密，

我會經由新綠稀疏處，

送秋波將愛人偷覓——

琉璃瓦今遮住，

畫棟雕欄也無覓處：

我神光射注，

我的東鄰，是永久常住。

### 第七首

比陽春更艷，

那怪我，常常留戀，

況又是平原草淺，

會記得，花園裏，

來就我，翩翩地，

訴心事，從頭細。

她完全是，我自己的，

怎能够教我忘記。

### 第八首

暮色徐徐下沉，

身邊的俱已變遷；

長庚星的美光，

高高地最先出現！

一切在不定裏動移，

霧氣潛潛地升起；

黑暗深沉的夜色，

反映着一湖靜寂。

### 第九首

在那可愛的東方，

我感到月的光輝，

柳條裊裊如絲，

拂弄他附近的河水。

由於影中的遊戲，

顫動着月的幽光，

由雙眸輕輕潛入，

沁入肺腑的清涼。

過了黃花時節，

才曉得，黃花的價值。

有亭亭最後的一枝，

孤傲地補足了滿園秋色。

### 第十首

你叫做花中的女士，

你承認你最爲美麗；

甚麼都不能反抗，

紛爭亦因之平息。

你不只是一個幻影，

信仰，實體，是於你合一；

努力探索，不生疲倦，  
追求世間的定律原理。

### 第十一首

迷惘使我徬徨，  
在這無味的清談，  
去者不能殘留，  
面前的又將消散；  
灰色編成的網羅，  
圍繞我侷促不安。  
你要相信！永存的  
有恆久的定例，  
玫瑰與百合，  
她們自開自去！

### 第十二首

舊夢俱已消沉，  
栽樹木代替了智慧，

賞玫瑰代替了愛情！

這不能值得讚美，

因此朋友來了，

都立在你的身側，

找罷，於你我都有好處，

在彼平蕪放着美酒筆墨。

### 第十三首

你們可要擾此平和？  
請讓我，伴着我的杯盞；  
人儘可以同旁的去學，  
只有甘醇能啓以靈感。

### 第十四首

「就是，在我們未走之先，  
你可有一些良言贈與？」  
平息你向「遠方」「將來」的希求，  
努力於「此地」「此時」之所宜。

以上十四首詩，不但寫得好，譯得也相當高明，衛理賢氏以爲其中最好的是第八首。同時他又說：「中國詩和德國詩至相似的地方，在將靜的描寫，絕對分解爲動的聲調情節，沒有所謂死板的敘述，一概都在醞釀、運動過程之中。這種精神上妙密的運動，宋朝的畫，很能够表現出來，在那裏應落筆或空白的地方，總是有很精細底調和的，在這裏我們可以窺探隱藏無爲而又無所不爲的道。」情與景合，道共情生，這是中國詩的最高境界，歌德的寫作，確實達到了這種造詣。因此衛氏又說：「歌德以前幾首寫花、鳥、美人，列入初秋的青昏，以後幾首，據出他歲晚的深思。他好像古巫覡梅靈會隱身在他底花石之中。這些花名，與德文的名辭不同，不和中國詩中普通的觀念一樣。但至奇的是，他雖然用了許多意義不同底名



詞，總能够深入而得中國詩中精神。他第二首裏寫水仙花，也完全是他這樣深入底表現。他的第九首，難道不就是他還沒讀過的陶淵明「詠菊」的精神：「秋菊有佳色，裊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遣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盃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①②陶淵明這首詩的後半，難道不是又和他第十二、十三兩首脗合？在第十首寫花底女王——在法國是指玫瑰而非和中國一樣是指芍藥的——的詩裏說明觀察底實相和永久定律不同。在第十一首裏，也提及的對於一概現象界凋殘底煩悶思想，越發表現出來了。在一切會滅亡的現象中間，沒有常住，但生滅的現象中間，有不滅的永的定律長在動作。這種見解，和老子道德經裏所講的哲理，也有極徹底相同之點——在那裏也提及永久底常道，他雖然不和觀察發生直接關係，但因此適足以表示它的永久，這他在第一章裏就明白講說出來。他至末首最精采的地方，完全和中國古賢哲所探的態度一樣，我們將孔子的話一比較就可知道：就是易經中的良卦大象：「君子思不出其位」。總括的說一句，歌德在這十幾首詩裏所受『花箋記』的衝動，是很不一定的，他把由那本書裏所得底衝動，放在腦筋裏融化組織過，他接受衝動的態度是活的，不是死的，因為他能够活視這些衝動，深深鑽進牠後幕。所以他的思想能够和中國底眞精神，直接的深深吻合。」③④衛氏站在哲學家的立場，對歌德的「中德晨昏四季詞」，作了一番公正而深入的評論。歌德所作詩，除了以上的十四首，與中國詩的情調相似外，他還讀過中國的「百美新詠」⑤⑥，並且把其中四首，在一八二六年時節譯爲德文，發表在「美術與古物」(Kunst Und Altertum)雜誌上；其情節、音調，完全是德國詩的面貌了。再者，當歌德從事節譯中國的「百美新詠」時，曾在他的原稿上附有幾句引言，爲美術與古物所未發表者，後由鄭壽麟氏譯出，引錄在他所撰「歌德與中國」一文中，大意是說芮牟沙譯的「玉嬌梨」，同湯姆斯譯的「中國詩」(Chinese Courtesan)，「實使我們對於那個防守嚴密的國家，又能進一步的使我們往裏窺看。」從這幾句短短的引言裏，可見歌德以爲僅僅是讀了「百美新詠」和「花箋記」，實不足以瞭解中國文化的眞面貌，就是讀了「玉嬌梨」和湯氏所譯的「中國詩」，也不過是只能進一步略窺中國文化的門牆，卻仍然不能够登堂入室。正因爲如此，才促成歌德對中國文化的嚮往和不斷地鑽研。加以那時克拉博羅(Klaproth)和歌德同住，在魏瑪；克氏是一個精通中國學問的人

，曾被俄國科學院派遣到遠東考察過，歌德就利用此機會，向他請教中國語言文存的奧妙，於是才寫出了那許多中國合璧的抒情詩來。

### 三、歌德與「玉嬌梨」

以上所談的是歌德與「花箋記」的情形，現在再看「玉嬌梨」。按「玉嬌梨」和明代另一本言情小說「玉嬌李」不同。「玉嬌李」，或作玉嬌麗，有萬曆刻本，乃「金瓶梅」的續作，甚至有人還以爲它與「金瓶梅」係同出一人之手。袁宏道曾經看過此書，他說：「與前書各設報應因果，武大郎後世化爲淫夫，上蒸下報；潘金蓮亦作河間婦，終以極刑；西門慶則爲一騷愁男子，坐視妻妾外遇，以見輪迴不爽。」<sup>①</sup><sup>②</sup>沈德符也說：「筆鋒姿橫酣暢，似尤勝金瓶梅。」<sup>③</sup><sup>④</sup>可惜此書今已失傳，我們無法欣賞它的真正情節。至於今傳「玉嬌梨」，或作「雙美奇緣」，無名氏撰，僅有二十回。是敘述太常卿白玄之女白紅玉及其甥女盧夢梨，與才子蘇友白三角戀愛的故事。男主角蘇友白，因仰慕詩人李太白，故號友白，字蓮青。全書以小才女代父題詩起，以蘇友白和白紅玉新柳詩繼，並且穿插以揚芳和張軌如的從中搗亂，又歷經患難，結果卻是一石二鳥，吉慶終場。書中白玄曾發表他對此事的處理的經過道：「那少年（蘇友白）人物風流，真是個謝家玉樹。我看他神清骨秀，學博才高，且著便當飛騰翰苑。」又說：「意欲將紅玉嫁他，又恐甥女說我偏心；若要配了甥女，又恐紅玉說我矯情。除了柳生（蘇友白的化名），若要再找一個，卻萬萬不能。我想娥皇、女英，同事一舜，古聖已有行之者，我又見你姊妹二人，互相愛慕，不啻良友，我也不忍分開，故當面一口就都許他了。這件事我做著甚是快意。」<sup>⑤</sup><sup>⑥</sup>從這段話裏，十足說明當代宗法社會的思想形態。一是兒女婚姻，不能自由，完全操在父母之手。二是兩女同嫁一男，不但沒有發生任何爭執，反而得其所哉，平安相處。三是讀書的目的不是爲了明理，而是爲了作官發財，娶妻娶妾。所謂「才子」也者，僅只是能寫幾首鄙俗不通的歪詩而已！作者頭腦之冬烘，見解之淺薄，實在可笑，但外國人看了，卻以爲它正好代表中國封建社會的人生觀及道德觀，因此讀了以後，便覺它津津有味，是西方社會絕對所沒有的，於是有英、法等譯本，相繼問世。大概歌德之所以喜歡讀「玉嬌梨」，也就是這個原因。

最後我們再看歌德所讀「好逑傳」的情形。按「好逑傳」，英譯本作恩愛佳偶（The Affectionate Pair），最初翻譯此書的目的，是把它作為歐洲人學中國話的基本教科書。我們根據歌德的朋友席勒（或作釋勒）在一七九六年一月二十四日與歌德的信：「以一著作家，於十日中，忙碌於一小說之悲劇結果，千首短詩，兩種由義大利及中國風行一時之小說，可謂得適當之消遣矣。」席勒所指的中國小說，今已確知為「好逑傳」。「好逑傳」，又名「俠義風月傳」，共有四卷，十八回，編著者題「名教中人」，但不知道究竟是誰。係敍才子鐵中玉，經過千辛萬苦而卒與佳人水冰心團圓的故事。鐵中玉為北直隸大名府的秀才，水冰心為兵部侍郎水居一之女。但鐵中玉雖然「生得豐姿俊秀，就像一個美人。」而性格卻「似生鐵一般，十分執拗。」這是與其他書中的才子相異之處。同時他「又有幾分膂力，動不動就要使氣動粗。」至於水冰心也與其他書中的佳人大不相同，她的聰慧處，不僅在能寫幾首情詩，而是在有應付事變的能力。像這樣才子以大力勝人，佳人以能幹出眾，在傳統的才子佳人小說中，另闢一條蹊徑。當一八二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歌德還沒有讀過「花箋記」和「玉嬌梨」時，便為「好逑傳」所傾倒。據艾克曼說：「同歌德一塊兒聚餐，歌德說：『自從我前幾天見你以後，我讀了許多東西，特別是一本中國小說，我還要繼續讀下去，我覺得它非常有意思。』我說：『一本中國小說嗎？看起來一定很奇怪的罷！』歌德說：『並不得像大家所相信的那樣奇怪。書中的人物、思想、行動、感覺，差不多同我們簡直一樣，讀不一會，你就感覺得你自己同他們相仿，只是在他們，一切都比我們明顯、清潔；道學在他們，一切都是可以了解的，民衆的，沒有激烈感情同詩意的衝動。從這點看來，很多地方像我作的赫爾曼與多羅蒂，同英國李察生（Richardson）的小說。但是又有一種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他們，外界的自然風物常常與書中人物共同生活。花缸中的金魚，常常可以聽見跳板；枝頭的小鳥，常常婉轉歌鳴，白天常常都是光明欣暢，晚間常常都是清澈清瑩；講月亮亮的地方很多，但是他不改變他的風景，他心目中的夜景與白天是一樣的。屋子內面的情形，也像他的圖畫那樣的纖細溫柔。例如：我先聽見美人的笑聲，一見面，他們都坐在美麗的籐椅上。那兒你立刻就有最可愛的情景，因為你一想到籐椅，絕對不能不連想着輕靈與纖細。書中常常有無數的小故事，穿插在正文中間，同時常和格言一樣的引用。例如，有一段講

一個女人，她的脚是那樣的輕靈纖細，簡直能夠在花生走而不至把花損壞。又有一段講一位少年，他異常的端正能幹，十三歲的時候，就能夠同皇帝講話。還有一對愛人，能很持久不亂，有一次他們被逼迫着，在一個屋子過一夜，但是他們卻整晚上談話，絲毫不染。無數像這類的故事，都是關於道德權教的，但是也就是中國人對於一切事情，都有這一種嚴厲的抑制，所以他們能夠幾千年來保持他們的國家，以後他們也要藉這一點，繼續保持下去。①

②從這一段談話裏，歌德已深刻認識到中國文化的偉大。因為歌德最先接觸的是希臘、英、法等國文學，及至與中國文學接觸後，有一種海闊天空之感，因之他的思潮開始澎湃，他覺得中國文學與眾不同，有繼續研究的必要。雖然他所閱讀過的中國小說，氣魄不大，入理不深，難能與三國、水滸、紅樓夢及金瓶梅相提並論，然而卻引起了歌德的驚異和讚美，從此把他研究文學的眼光，逐漸放大，由西方移到東方，乃至整個的世界，所以他對艾克曼說：

「我愈想愈明白，詩文是人類共同財產，它在隨時隨地從千百萬人的心裏出來。某一個人比另一個人做得稍稍好些，比另一人游泳得稍稍長久些——不過如此而已。馬遜遜先生 (Herr Von Mathison)，不應當以為他是獨一無二的詩人，我也不應當以為我是獨一無二的詩人；而人人都應當對自己說：『詩才不是很稀罕的東西，誰也沒有任何特別的理由，做了一首好詩，便可以因此自負』。但我們德國人如其不從我們自己的環境的狹小範圍裏向外觀看，我們當然很容易陷入於這種炫學的自負的。因此我很喜歡環顧其他民族，並勸告無論何人，也應當像我這樣去看。」

同時他更加進一步的說：

「國民文學，在現今沒有多大意義，現今是世界文學的時期了；人人現在都不可不有所作為而提早這個時期。我們不應當想：中國是頂好，或塞爾比亞是頂好，或卡爾特隆 (Calderon) 或尼貝龍根 (Nibelungen) 是頂好……我們應當只歷史地加以觀察，而探照情形可以算是相當好的東西。」③

歌德有如此遠大的眼光而提倡世界文學，這是那時候其他作家所萬萬不敢道的，由此可見他思想的敏銳，所以曹京實說：「這段話是非常重要的，他說這話時，已是七十八歲的老人了，正足以代表他文學修養的結晶。我們知道，歌德是一個讀書極博的人，他所注意的國家，



由英國、法國、義大利、希臘，並又涉及近東<sup>①</sup>。中國、美國<sup>②</sup>而望着將來<sup>③</sup>。他是一個不顧種族、不顧國家而極端崇拜文化的人。當他談到德國脫離了法國的壓迫時，他曾說他不憎恨法國，因為以法國那樣高的文化，以法國給德國有那樣多的學術的好處，他又怎能恨怒法國呢？如果沒有恨怒，他說他又怎能去負矛執戈去殺法國人呢？由他的這種思想看來，他已經不是德國的而是世界的了，他的精神，已早就超越國境而飛翔於世界的上空了。有人說林肯是 *More than an American*，那麼，我們也可以說，歌德也是超越德國的，因為在他的靈魂深處，自然而然的有一種世界大同的思想。他的這種思想，與中國有沒有關係呢？有的，因為他所生的時代，正是承繼着文藝復興的餘緒，每個人都由黑暗中覺醒了，都孜孜的要創造，要開闢新天地，因為西方民族與東方民族有了接觸，不祇在地理上有了新的發現，即在政治、經濟、美術、文學，莫不視東方為一個新的宇宙。本着這種背景，歌德對於東方文化，特別是中國的文化，經過一番研究之後，他乃大聲呼叫了出來：『國民文學，在現今沒有多大的意義，現在正是世界文學的時期。』<sup>④</sup>自從歌德說了這樣驚人的話以後，已愈一百多年，可是世界文學的提倡，並沒有發展到令人滿意的地步，國與國之間，或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文字和語言，仍然是一大障礙。聯合國裏，雖然有合法運用的五大語言<sup>⑤</sup>，但運用得並不徹底，何況僅限於語言文字上的翻譯，至於在文學上的運用，便就微不足道了。

前述「玉嬌梨」和「好逑傳」，再加上「平山冷燕」、「鏡花仙史」等，都是在明末清初盛極一時的所謂「才子佳人」小說，由於受了此類小說的影響，康熙、乾隆年間，便接着有「錦香亭」、「玉支磯」、「駐春園」、「蝴蝶媒」、「書閣緣」、「巧聯珠」、「五鳳吟」等相繼問世，社會風氣，為之糜爛不堪，描寫內容，大都陳陳相因，了無新意，連「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都感到不滿而大加抨擊，他說：「至於才子佳人等書，則又開口『文君』，滿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終不能不涉淫濫。在作者不過要寫出自己的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撥亂其間，如戲中的小丑一般。更可厭者『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sup>⑥</sup>這都是針對着當時小說界的頹風而言。其次我們再討論一下歌德的戲劇。

#### 四、歌德與趙氏孤兒

歌德的戲劇創作，最能代表他的一生的思想行爲者，自非「浮士德」莫屬，然而其他的劇作，也都是很富有吸引力的。他於一七七三年，完成「葛茲」(Götz)一劇，一七七四年，又作了「克拉維歌」(Kavigo)一劇①②，自一七七九至一七八二年間，他先後完成了「哀格蒙特」(Egmont)①③、伊非格尼(Iphigenie)①④，及「塔梭」(Tasso)①⑤諸劇。直至一七九〇年始，他才擺脫了在魏瑪的行政工作，僅職掌美術科學部門。次年，又兼任魏瑪宮中戲院的院長。那時，魏瑪公爵奧古斯特，給歌德以全權，由他自由處理劇務，絲毫不受任何人的干涉①⑥，於是歌德便以全力傾注於戲劇工作上。在此期內，他不但研究歐洲戲劇，同時也極力搜求閱讀中國的戲劇。

關於歌德與中國戲劇發生的關係，首先我們可以在一八一七年九月四日他寫給柯內伯爾(Knebel)的信中得到一點消息，其次又可回溯到歌德未完成的劇本「哀蘭伯若」(Elipe nor)上去，也能找出些線索來。根據衛理賢氏「歌德與中國文化」一文的敘述，他以爲「哀蘭伯若」一劇，雖然取材於希臘悲劇「希奇姆」的預言「安得白」，若將中國的「趙氏孤兒」①⑦和它互相作一比較，很清楚地可以看出是歌德摹仿中國古劇的明證。他說：「中國那篇是歷史劇，寫趙朔全家怎樣被殺，趙武怎樣生長復仇的事。周末晉國趙盾和屠岸賈爭寵，後來屠岸賈用詭謀戰勝敵方，把他的子孫完全殺了。晉侯的女和趙朔結婚，她在丈夫死後生一遺腹子趙武——似乎是他父親預備下的報仇種子，趙朔的食客程嬰把他帶走，後來屠岸賈曉得了，想殺盡全國的小孩——一個和「百利恆」城盡屠兒童一樣的動機。但趙武到底沒有給他殺死，公孫杵臼——趙朔的食客，把程嬰的小孩當作遺孤藏在山中，程嬰對屠岸賈詐言他曉得遺孤的地方，帶他去把假遺孤和公孫杵臼殺死。屠岸賈看程嬰對他忠心，因爲自己沒有兒息，反把程嬰的假兒——趙武的遺孤立作嗣子，並教育他。當趙武二十歲的時候，程嬰把他家底歷史詳細說給他聽，他立刻決定主意報仇，屠岸賈還一些沒想到的——程嬰也給他不小的幫助。當屠岸賈就刑後，他一家人再受晉侯底封誥。」①⑧⑨敘述了上面的劇情大要後，衛氏接着說道：「歌德的哀蘭伯若，從根本來說，很和這相像。里可斯和他的兄弟母愛

情，他的兄弟給人家謀殺了，他的姪哀蘭伯若也被人自他兄弟的妻安得波手裏搶去。後來里可斯托安得波教養他的兒子，等到兒子長成後，回到里可斯家裏的時候，安得波叫他發誓報復那殺他丈夫和帶走她兒子底仇。里可斯叫波里密特來接，到那裏忽然反過來，想把他所知道的秘密，里可斯的罪惡告訴安得波。到這兒全劇中止了。我們也許可以假定：哀蘭伯若就是安得波被人搶去的兒子，現在要向他叔父報仇。哀蘭伯若弟兄彼此不和，哥哥的兒子在兄弟手中被人搶去，這段故事，大概歌德是由「呂大郎還金完骨肉」來的。歌德不寫完這篇戲劇的原因，我們可以知道的。中國那篇戲劇裏，沒有悲哀煩惱，趙武不躊躇的對他毫沒有覺察的養父報仇，他——養父——對他一切的恩惠，在他心裏完全沒有作用。這種不加思索的報仇，歌德照他自己底慈愛是寫不出來的。他這種心理，吾人在他的「伊非格尼」(Iphigenie)中也可以看得出來，他描寫多亞斯底行爲，完全和哀勞比德描寫底相反，他把多亞斯底行爲，照哀勞比德寫來是欺騙惡劣的變爲忠實可靠，而所謂野蠻底多亞斯，也不再現於劇中了。這是歌德慈愛主義——歐洲基督教發展底產物——底表現，比希臘哀勞比德原作勝多多了。

清潔的仁愛，  
贖了一切人類底罪惡。

這是歌德的立脚點。但是和「伊非格尼」一樣底結果，是在「哀蘭伯若」底情形中不可能的，所以他雖然費了許多工夫寫好兩幕，也把它擱下了。<sup>①</sup><sup>②</sup>歌德的「哀蘭伯若」一劇之所以摹仿「趙氏孤兒」及「呂大郎還金完骨肉」，除了衛氏所說的理由以外，我個人以爲與中國兩國的民族性有關，所以在劇情處理上，不致相差太大，而且歌德自己也說：「中國人的思想、行爲與感覺，是大抵和我們相似。」<sup>③</sup><sup>④</sup>其後在一八二一年，歌德曾寫了一篇文章，討論印度的詩歌 (Indisches)，最後還論到中國的「老生兒」一劇 (Des Greises Sqates Kind) <sup>⑤</sup><sup>⑥</sup>。

## 五、歌德與傀儡戲

除了「趙氏孤兒」與「老生兒」以外，歌德也很喜歡自中國傳到歐洲的傀儡戲，他幼年

過生日時，他的老祖母特爲他在家裏上演傀儡戲<sup>③</sup>④以爲娛樂，直到現在，在佛蘭克府（Frankfurt）歌德故居的房間裏，仍然放着一個小型傀儡戲的戲台，是歌德祖母給歌德最後一次的聖誕禮物。就是歌德的名著浮士德的故事，在他很小的時候，就已經被人編爲舞台劇和傀儡戲了。據他自己說：「關於『浮士德』的民間傳說的著名傀儡劇故事，時復在我心中吶然響，喲然鳴，發爲種種音調，幻爲種種色彩。因爲連我也和浮士德一樣，終日勞勞逐逐於各種智識，力追力求，然而連我也是和他一樣很早地便感覺到了人類智識之空虛無用。連我也在生活中會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嘗試了人類的智識，但總是更不滿意的，更煩惱的退了回來。」<sup>⑤</sup>按歌德寫的「浮士德」劇本，自一七六九年就開始着手進行，直到一八三二年才完成，共經過六十餘年之久，幾乎佔去了歌德成年的整個生命。其原稿約有三種不同的本子：

一、「浮士德初稿」（Urfaut）：是他於一七七五年去魏瑪從政以前寫成的，其中頗受盧梭所提倡的返於自然的影響。此稿是一八八七年一月五日文學史家施密德（Schmidt）在格實好森（Luise Goeschhausen）公主家發現的，其中的浮士德，是位青年學者，「酒肆」及最後的「牢獄」是用散文寫成的。

二、「浮士德片斷」（Fragment）：歌德自一七七五年後，曾去瑞士及義大利旅行，因爲受了古羅馬古典藝術的影響，因而把狂飈運動時期的奔放浪漫的幻想，慢慢改變成爲古典藝術的澄明寧靜的趨向，於是乃將「浮士德初稿」，改寫爲「浮士德片斷」，於一七九〇年予以發表。這時的浮士德，是一位老翁，因吃了藥酒而變爲年青了三十歲的人。

三、「浮士德上部」：這是在一七九六年寫起的，他那時運用了古典的精神和形式作成了「獻詞」、「天上序曲」、及「舞台上的序劇」，又有浮士德與靡非斯特的辯論和縮約，以及「市門之前」與「華爾布幾斯之外」等場。直到一八〇六年殺青，兩年後便正式出版。這本「浮士德」的上部裏，浮士德本人有三個不同的面目出現，在「獻詞」裏，是青年的學者；在正文裏，是鬚髮如銀的老教授；後來他吃了藥酒，又變成爲年青英俊的愛的追求者。

時當一七九七年三月，歌德把「浮士德」作爲成一個概略，將第一、第二兩部分，劃分爲三十節，一至十九爲第一部，以下爲第二部。當時歌德正着手寫「海倫納」，但後來卻停



下了，再未繼續動筆。直到一八二五年，又開始寫，遂於一八三二年正月寫成，不久他即逝世。第二部於他死後，便被發表了。從此情形看來，「浮士德」是經過多次改變才告問世的。它不僅在歌德的筆下有不同的變化，而其傳說的本身，也因時代思想的差異而顯出種種不同的形象。及至十六世紀，德國走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科學思想，極爲發達，一般人因爲看到科學發明所作出的種種神奇莫測的事物，便聯想到要用魔術、巫術以尋求真理之所在，因而在那時，關於浮士德的傳說，便定型爲一以魔術探求知識，因享樂而出賣靈魂的人。那時見之於文字的有一五〇七年八月二十日特利戴米斯（Tribemius）在寫給他的朋友哈斯福爾（Wirdung de Hasfurt）信中提到的「喬治·沙貝利古斯」（George Sabellius）或「小浮士德」（Faust le Jeune）。按特利戴米斯本人，也是一個魔術師，所以不願意同浮士德見面，而罵浮士德爲「該打的自誇者」！一五一三年十月三日，教士米提阿盧斯（Conrad Mutianus）也提起了「喬治·浮士德」。傳教士雖然喜歡說鬼神的故事，但卻不肯容納異端，因此在米提阿盧斯眼中的浮士德，也不過是一個「大膽的自誇者」，和「無禮的多言人」而已！一五三九年，在德國伏爾姆斯（Worms），有一位名叫貝加爾提（Philippe Begardi）的醫生，因爲上了浮士德的當，枉送了若干金錢。一五五四年，在瑞士拜兒（Bale）地方的牧師，加斯德（Johann Gaet）曾與浮士德同桌吃過飯，他相信浮士德的馬和狗，是鬼物的化身。一五八七年有位無名氏印行了醫生浮士德的歷史。同時在副題上寫道：「那位極有名的幻術家與魔術家，如何他自賣與魔鬼；如何於賣身時期內，直至他刮滿昇天前，他遇到、見到、身受諸般異乎尋常的事情。」一五九九年，維得曼（George Widmann）寫出了有關浮士德的傳說。他說：「浮士德與魔鬼訂約，背離了天主教。他有一心愛門徒名克利斯多夫·瓦格拉（Christophe Wagner）。浮士德向魔鬼米菲斯特萊斯（Mephistopheles）詢問創造、地球、地獄諸般情形。他又與魔鬼同遊地心和天堂。他曾爲沙兒——幹（Charles Quint）的座上客。在沙兒——幹那裏，他曾求得大阿里山大（Alexandre le Grand）陰魂的顯現。有一次，浮士德與學生們歡宴；他召請了希臘古代著名美女海倫納（Helene）的靈魂；學生們都很敬愛她。後來，浮士德與海倫納發生了肉體關係，生下了一个孩子，名叫九斯局斯·浮士德（Justus Faust）。」從整個情節而論，傳說中的浮士

德，爲了享受肉體上的快樂，竟然把自己的靈魂出賣給魔鬼。歌德乃採用了這種情節，卻把各人的個性重新改編過了。類似的故事，在戲劇方面，於一五八九年，有英人馬爾羅（Christopher Marlowe）寫的「醫生浮士德的生與死」劇本。此劇的情節，與傳說無大出入，然而其文筆極優美。從此以後，浮士德又成了傀儡戲的主角，蓋此種自中國所傳入之傀儡戲，於十八世紀時，在德國極爲流行，歌德的浮士德，就是深受了它的影響而寫的。①②按照實情而言，浮士德是個窮書生，據說生於一五二〇年間。人極聰明，到處靠玩弄戲法混飯吃；由於那時候的人思想簡單而又富於幻想和篤信宗教，看到浮士德的戲法靈巧，以爲他有鬼神相助。久而久之，就連浮士德自身也變爲魔鬼了。另外在歌德少年讀書的地方來比錫（Leipzig）的史脫拉斯堡（Strassburg）奧爾巴酒店（Auerbaches Cellar），傳聞浮士德當年會由這個酒店中上升到市中心，橫跨在一個大酒桶上。此酒桶，迄今仍然保存着。③④總之，無論歌德的浮士德是如何的產生，它在世界文壇上的地位是永垂不朽的。我們知道，凡是一本偉大的文學作品，總是先在民間流傳了很久，後來才被有天才的作家匯集衆說而改寫成功的。例如中國的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等，都是在這種情形下產生出來的。

## 六、結論

法人伏爾泰（Voltaire）曾說：「歐洲貴族和商賈，凡遇東方有所發現，只曉得搜求金錢、財寶，而哲學家倒是在那邊尋得一個道德的世界。」歌德卻在中國找到了一個文學的新世界。除了小說和戲劇以外，我們再試看他在一八一三年十月四日至十一月十七日，於短短地一個多月內，他竟然在魏瑪（今屬東德境內）大公爵圖書館（Die Bibliothek Von der Groscherzog Karl August in Weimar）借去了以下諸書：

- 一、安德生：一七九二至一七九四年英使旅華記。④⑤
- 二、安德生：一七九二至一七九四年英使馬卡兒內旅華記。④①
- 三、金士：北京馬尼拉等處遊記。④②
- 四、金士：北京遊記。④③
- 五、馬可波羅：東方國記。④④

六、許特內爾：英使觀見中國皇帝行程記。(四四)

七、沙特米爾：旅行家見聞錄。(四五)

八、馬丁尼烏斯：中華大國新地圖。(四六)

九、巴羅：巴羅由北亭至廣州旅行記。(四七)

十、雷謝爾斯：埃及與中國哲學。(四八)

十一、馬可波羅：東方旅行記。(四九)

從這個書目中看來，便可想見歌德對於中國文化是多麼的愛好，例如他的戲劇「愛情的凱旋」的第四幕，在把畢甫和妮被人奪去的事情演完後，接着，就演出引她到陰曹地府去的那一段，其描寫她周圍環境的佈置，衛禮賢氏便以為有些像中國式花園的情調，例如：

曲徑迴環夾着淺池飛瀑，

寶塔、洞穴、斷壁草原，

更有幾幾漁舍，

供沐浴的帳帷，

中國式的廣廳、彩亭……。

可見中國文學，對於歌德的影響是多麼的深！而且在一七九六年，歌德還寫過一本在羅馬的中國人（Der Chinese in Rom）又在所作詩歌中，也充分地表露出他對歐洲文化和亞洲文化相接合的願望：

東西兩大洲，

不能再分離了，

誰是多識的人們呀！

應明白這些吧！

兩世界互相研究，

即是我的希望。

東西互相聯絡，  
也是我的希望。

他這種東西兩大世界互相接合、互相研究的願望，現在我們看起來，雖然覺得很平常，但在一百多年前來說，那便是驚人的宏論。迄今我們還可以看到在歌德故居的二樓中間有一個大客廳，名之爲「北京廳」。其所以命名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於北京廳中的糊牆紙，都是用中國式的；另一方面則是由於歌德醉心中國文化所致。前柏林大學教授福蘭閣博士（Otto Franke），有「歌德與中國」（Goethe Und China）一文，載一九三二年德國科學技術情報（*Nashrichtenblatt der Deutschen Wissenschaft und Technik*）：研究與進步（*Forschungen und Fortschritte*），頁一〇五至一〇六⑤①，其中討論到歌德所研讀過的「花箋記」、「好迷傳」、「玉嬌梨」、「百美新詠」等，讀者可取以參看，恕不具引了。

我們知道，在歐洲文學史上，最早由於荷馬（Homer）的「奧德賽」（*Odyssey*）和「依里亞德」（*Iliad*）問世而震撼了古代文化，其後在十三世紀，又因丹丁（Dante）的「神曲」（*La Divina Commedia*）而激蕩了人類的靈魂；接着在十六世紀的時候，又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的戲劇，以他那酣暢銳利的筆觸，把人間萬象，刻畫得淋漓盡致，入木三分。到了十八世紀，便以歌德的「浮士德」和「少年維特的煩惱」⑤②而彈動了每個人的心弦，成爲不朽的巨著。這四大文豪的作品，都能各自表現出他們所處的時代精神，於是才能稱霸世界文壇。今天，我們處在這個動蕩不安的世界裏，因此，我們所需要的文學，也就是要如歌德等人的作品一樣，能够充分地顯示我們所處的時代精神。

——一九七三年於德國漢堡大學——

〔附註〕

①見 *Die Chinesische Literatur* 一書第一八四頁。

②歌德與艾克曼談話的時間是一八二七年，元月三十一日。按歌德生於一七四九年（清乾隆十四年），卒於一八三二年（道光十二年）。



②按好迷傳共有四卷，十八回。在一七一九年，由英人韋金生（Wilkinson）把前三卷譯成英文，後一卷譯葡萄牙文，可惜尚未出版而韋氏逝世。其後由精通中文的白爾西主教（Bishop Thoms Percy）將原稿借出，並大加修改；同時把第四卷葡文，也轉譯為英文，於一七六一年在倫敦問世，成為中國第一部譯為英文的長篇小說。一七六六年法人署名M者再由英文轉譯為法文。到了一七六七年，德人穆爾（Heinrich Muir）又由法文轉譯為德文，但譯文並不算好，大受學術界的非議，他以為好迷傳的「好迷」是個人名，所以譯為好迷的快樂故事（Die Angenehme Geschichte des Haah Kjo'h），大詩人席勒（Christoph Friedrich Schiller）打算再譯，惜未竟功而卒。

③艾克曼：歌德對話錄（Gesprache mit Goethe），可以參考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周學普翻譯本。

④按花箋記，早在一八二〇年有英人湯姆斯（Peter Perring Thomas）的翻譯本。

⑤見卡來爾與魏爾爾女士的通信。按魏女士後來便與卡氏結婚。

⑥法人哈爾德的中國詳誌，共有四大本，於一九三五年在巴黎印行，其中關於中國的政、治、教育、文學、地理、風俗、民情等，都有詳細的記載，是集當時歐洲人對中國智識之大成。

⑦見歌德一七八一年一月十日的日記。

⑧見中國詳誌第三冊。

⑨按在歐美學人的著作中，經常提到中國有十大才子書，但不知此說起於何時，可能是書商受了金聖歎六才子書的影響，任意湊成「十大」之數，其次序是1、三國志，2、好迷傳，3、玉嬌梨，4、平山冷燕，5、水滸傳，6、琵琶記，7、西廂記，8、花箋記，9、平鬼傳，10、三合劍。

⑩陳銓：「歌德與中國小說」，見一九三一年大公報文學副刊。

⑪陶淵明：飲酒二十首。

⑫見衛禮賢撰「歌德與中國文化」一文，有溫晉韓翻譯可資參考。載於小說月報號外，中國文學研究。另可參看霍福民教授（Professor Alfred Hoffmann）撰德國詩中所表現的

中國 (China in der Deutschen Dichtung bis Zur Klassik) 一文。有胡雋吟女士書評，載中德學誌三卷二期。

④ 歌德所節譯「百美新詠」中的四首詩，是詠梅妃、唐宮女（開元時）、馮小憐、薛瑤英的。前兩首較好，後兩首與原意略有出入。曾刊登在美莊與古物 (Kunst und Altertum) 第六卷、第一冊、頁一五九至一六三。

⑤ 參考魯迅著中國小說史略。

⑥ 參考沈德符：野獲編。

⑦ 見雙美奇緣第十九回。

⑧ 艾克曼：「與歌德談話記」，見陳銓撰「歌德與中國小說」一文引。

⑨ 見周學普譯「歌德對話錄」，一一一頁。

⑩ 見歌德東西詩集 (Westöstlicher Diwan)。

⑪ 見威廉師之修業與遊歷 (Wilhelm Meisters Lehr und Wanderjahre)。

⑫ 在歌德總文集中，第二十二卷載有題名「合衆國」一詩，茲根據中德學誌四卷三期曹京實的「老年歌德的思想」一文引用鄧均吾的翻譯如下：「亞美利加呀！你的好運勝過了我們的舊大陸。你沒有荒廢的城堡，你沒有火山的遺留。沒有無用的追懷，與無聊的搏擊，擾你的國中和平，直到如今，祝你乘時而多幸，你的子孫誦歌時，切囑他們注意騎士賊徒妖怪的歷史。」

⑬ 見曹京實撰「老年歌德的思想」(Zur Gedankenwelt des alten Goethe) 一文，載傅吾康教授 (Professor Wolfgang Franke) 主編之中德學誌四卷三期。

⑭ 中文、英文、俄文、法文及西班牙文。

⑮ 見紅樓夢第一回。

⑯ 有湯元吉譯本，商務印書館出版。

⑰ 有胡仁源譯本，商務印書館出版。

⑱ 此為描寫靈魂的劇本。

⑲ 為另一個少年之維持。有陳天心譯本，全書未見出版，僅有第四幕，刊於德華日報

①⊕作者按：當歌德在來比錫（Leipzig）研究法律時，曾去拜訪薩克森魏瑪（Sachsen Weimar）公爵的太子奧古斯特。後來太子即了王位，便與歌德為莫逆之交，對歌德極為禮遇，因而歌德服務於魏瑪宮中達六十年之久。及至他死後，也就埋葬在魏瑪的宮墳了。

②（趙氏孤兒，有法人 P. Premare 的翻譯本。）

③⊕這般劇情大要，敘述得並不太完善，但爲了便於和下文比較，故仍照溫晉韓所譯的原文錄出。

④⊕原文載「歌德之認識」一書，有南京鍾山書店印行本。

⑤⊕老生兒，有英人 Davis 的翻譯本。翻譯成德文的意思，則爲「老翁之幼兒」。

⑥⊕關於歌德喜歡傀儡戲的記載，可參看他的：「我的生活：想像與實錄」Aus meinem Leben. Dichtung und Wahrheit 一書的第一部。按「想像與實錄」，依照字面，多譯作「詩歌與真理」或「理想與事實」，或「藝術或真理」，或「虛構與實錄」，均與原意不大切合，故不取。又可參看他著的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一書的第二章至第七章。

⑦⊕見「葛德論自著之浮士德」第一至二頁，梵澄譯，有商務印書館本。

⑧⊕參考前揭曹京實撰「老年歌德的思想」一文。

⑨⊕參考姜公偉：「德國念樣紀念歌德年度」。見一九三二年北年長報的歌德逝世百年紀念號。

⑩⊕Aeneas Anderson: A Narrative of the British Ambassador To China 1672—1794, London 1796。

⑪⊕Aeneas Anderson: Erzählung der Reise und Gesandtschaft des Lord M. acarney Nach China 1792—1794, Erlangen 1795。

⑫⊕M. de Guignes: Voyages a Peking, 1784—1801, Paris 1808。

⑬⊕Guignes: Voyages a Peking, 1784—1801, Paris 1808。

⑭⊕Marci pauli Veneti: De regionibus orientibus Libri III. Coloniae Bran

denburgicae 1672。

⑧⑨Hutner : Reise der englischen Gesandtschaft an der Kaiser Von China ( 1792—1793 ) Zurich 1798—99。

⑩⑪J. P. Sattler : Neue Sammlung Wahrer Schicksale Reisender Personen, Erlangen 1784。

⑫⑬Martin Martin us : Neuer Atlas des grossen Reichs Sina 1666。

⑭⑮Barrow : Barrow's Reise durch China Von Peking nach Canton 1792—1794, Weimar 1804。

⑯⑰Recherches : Philosophiques Sur les Egyptiens et les Chinois, Berlin 1773。

⑱⑲Marco Polo : Marco Polo's Reise in denorient ( 1272—1295 ), Rohnenberg 1802。

⑳㉑按在德國一九三二年所編印的「研究與進步」一書，七號至九號，是專門為紀念歌德逝世百週年而刊行者。福蘭閣博士的原文，有吳興華的翻譯，刊載在中德學誌第五卷、第三期。

㉒㉓少年維特的煩惱 ( 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 )，有近人郭沫若的翻譯本。



拉笛夫 著  
麥浪 譯  
聲音

1

在這流浪的夜晚  
我聽見火車的輕聲  
以及船的引擎聲  
相碰

在我家屋後

雨腳領來

一位Horse者的聲音

他失去了一匹馬兒

一位爬山者的聲音

他失去了一座山峯

2

我是一名海員

在找尋島嶼

已很久地在等待

我打開門

環抱雨的脚步

用我顫抖的手指

以及我忐忑的心胸

我緊緊地抱住它

當我還來得及

3

在這流浪夜晚

聲音

我們將會相遇

即使在後來

我突然撲倒

在泥沼的掌裏

不遠處的跑馬場

一隻馬兒

在山脚下

我們將會見面

聲音

在這流浪的夜晚

請在那兒等待我吧

當雨未停止

飄貝零

# 異象

纖纖玉臂，揚舉  
她以單調的手勢  
攫取風、空氣  
光彩  
以及霧  
夫人  
我叫她夫人  
傳統的習慣，顯示  
母親哺乳的神態

她只有一隻手搖籤

一種造化註定孩子們的命運

易碎的手掌

恆是一塊小小的薄冰  
並且滑跌顆顆渾圓的早晨，摔碎

我對星宿不可名狀的感覺

像眼淚

終歸虛無，變形，他在輪迴中永不變質

明日他將轉化

在一塊原封不動的鏡面

尋不到一點蛛絲馬跡

當一齣悲劇告終

我魂遊體外

現象，繼續變化

末後，復呈空瓶的靜態

午夜時分，我腳踏街道

模糊的異象，有時候清晰



溫瑞安

# 恍然外記

白衣四記之四

那斜陽冉冉地沉落

光禿的枯樑撐起彩霞的破傘

紛紛墜下，落葉忍不住輕歎

刀割般，風從燭火未熄前走過

匆匆地行過，那佩刀的人

宛若入定的僧禪，趕着匆匆的行色

那佩刀的人，是相識或是未識？

想起我的離是如許洒脫，刻意要換來  
最大的哀傷

我們是在再逢抑或是初逢？

我們逢得

合不合時？

我疲倦地摺疊詩卷，輕彈那刀鋒  
再度展開那疲乏的箋，那佩刀的人  
把刀插在黃土上

樹影在昏黃裏斜延

啊那佩刀的人，是佩刀還是

讀詩？那卷詩，是否正書着：

讓風雪伴我，孤寂隨我

讓我淒絕在妳

美麗的哀泣上

那讀詩的佩刀人，在西風裏趕他

匆匆的行脚。那斑白的髮

刀割般地揚起，我追隨在他長影之後

是誰，誰行在我身後呢？

此刻，在蒼老的風裏我驕然回首

會否正與妳在千里外的回眸相對？

會否會否？妳雙眸裏的瑩然

是因妳憶起如何於我肩上

哭倒？如何我在妳甩揚的長髮裏

化成黑夜的海風？

如何離妳，如何說出那淒惻的別離

妳幽幽地唱着歌不覺月光寒月光已寒

那月光如何地寒冷在那空蕩的杯中

那只杯如何地映照着那明月明月下的華髮

在波心裏那歌聲蕩漾在波心裏的水仙

那株水仙是如何地在弱柔聲地流動着韻律

歌聲裏長髮是如何地揚起

妳如何地哭倒在我肩上

妳如何地哭倒於我肩上

我如何地與遠行的人

訴說魚和雁的故事

如何在那兩盞燈籠的高樓上

如何在那枇杷盆栽的深夜裡

我輕叩一聲，虔誠地問：

妳的琵琶呢？白衣

再抬首，啊那佩刀的人呢？

我緊執那腰間的刀，手中的詩

在暮色蒼茫間我坐下來，看見現在隱身

未來向我走近，禁不住想：

究竟刀佩着人，還是人佩着刀？

那佩刀的人，究竟是不是

我，我不是那佩刀的人？

從這蒼涼風景裏我走過

還是我被這蒼涼的風景走過？

一直我為瀏覽着還是被瀏覽者而思索

從中我頓悟了：

別離，是愛情的最美麗

許多感動，包括那多年失去的伴侶

重現於妳獨坐的長椅上

暮色是何許深沉

又有誰知道

那人何時白髮？

悲在唐朝？

還是哭在宋朝？

他已去得湮遠

還是就坐在我底身側？

在濃烈的夜色裏

究竟我是他？

抑或他是我？

稿於一九七三年六月十八日。



# 八月天

這是八月大。

「今日的陽光極好。」阿純說。然而氣候驟然變化，更替原本安柔得像隻小貓的陽光是愁郁得幾乎要掉落下來的雨雲。阿純只得放下手中的言情小說。可是中午方才洗的衣服當然只是半乾半濕的，她只好放棄收進屋內的念頭。緊蹙着眉，她又坐回電視機前的沙發。阿真還是在耐衣，兩人又聊了起來。「我不相信我們此生會這樣順遂。」阿純無端端的說。阿真倒也忘了這到底是第幾回阿純說這句話了。她欣賞阿純這個女人，阿純坦白，不死心眼，單純，善良，吃得苦。這樣的性格應該是可以快樂安穩地渡過一生的，但阿真却發覺阿純常常愁眉苦臉，彷彿那顆心完全纏滿了鬱結。她一直覺得心疼；前面才說過，阿真十分欣賞阿純這個女人；原本，那樣美好的女人是每個男人與女人都想設法使她快樂的。但阿純就是無法快樂起來，她也沒法可施。阿純相信命運，因此甘於淡泊，對生活沒有多大冀求，她又怕變遷。她嘗告訴阿真道：「人生就是這樣，理想永遠離得你遠遠，看看就將趕上了，它却又向前奔躍千丈；回首之際，春去秋來，老將至矣。」於是她的結論就是人生乃一場與歲月的競爭，而她却寧願做一個半途退出競賽的逃兵。這就是她的人生觀。

阿純與阿真又聊到一些陳年往事。她們談的是父母祖先昔日的風光事。阿純滿面佈着悵

惘惘道出祖母口中的當年逃難的事，她祖母的故事自童年起已在她腦海生根，且長得茂密。阿真偶爾也掉口幾句母親口中的日本時期軼事。她的祖先俱在中國。因此她對祖母一向是陌生的，所以大部份的時間她只是靜靜的聆聽着。忽然，她的思潮集中在這句話：「祖母與孫女比母親與女兒之間的代溝淺。」誰也沒法說這句話對不對，她也只是以自身遭遇爲準吧了。而忽然阿純口裡跳出此句：「真，妳瞧，她們那時比我們艱辛多少呵，我不相信我們這一輩子可以這樣安安逸逸的過去，妳說呢妳說呢？」阿真連忙轉過頭去，胡亂「嗯？」的應答。阿純接着又將話題移轉到自己的生活瑣事去了。她是個已婚的女人，一個女兒的母親。女兒的天真與聰慧給她不少短暫的快樂。她一直爲能獲得短暫的快樂而滿足，她認爲自己已擁有的太多了，雖然丈夫因工作關係而不能時常在身旁，她却能繫丈夫的心，但她也不肯放丈夫到大遠的地方去，如上回她丈夫說要到沙巴去伐木，她堅決反對；又說要去當海員，她也反對。她怕寂寞她怕變遷，也怕丈夫變心。也並非她不信任丈夫，而是她明瞭環境與時空的影響。因此有一回丈夫在一氣之下說：「妳們女人只懂得要過恩恩愛愛的日子，從來不肯爲將來爲前途好好計劃，現在的社會呵是最現實的，沒有錢，什麼恩恩愛愛都是垃圾。」她那時也沒作聲，但心裡暗想：「女人最大的悲劇，就是一旦成爲愛的桎梏就無法掙脫。」就如她本身，幸而的是她對人生沒有野心；如果不是心如止水的女人，年紀輕輕的自然不肯安份的呆在家。

「若有來生，我是不願再做一次人。」阿純忽然沒頭沒腦的冒出這句話來。阿真怔怔的望着她，她不明白阿純爲何老是掛着這句口頭禪。阿純的小說掉落在沙發下，正閉着眼睛，思維無着落的隨波飄泊。阿真也沒去答她。她只是阿純的房客，阿純夫婦租了這間屋子，屋子却多出了一個房間，於是他們便租給阿真。有阿真作伴，阿純的丈夫自然放心。這在這刻，牆上古老的掛鐘敲了五下。正好阿真的衣件已熨畢，連忙摺好放進個印着一間裁縫店商號的紙袋裏。進房間去隨便梳梳頭，換了件裙，擦上淡淡的一些粉便上班去。他是那間裁縫店拿件的女工。阿純聽見她關上房門的聲音，料想她是上班去了。正乾脆打算睡半個鐘頭的覺，恰好女兒在此時哭了起來。她只得懶散坐起。

這是八月天。屋外的氣候又轉陰爲晴。

之後很久，寶琳還是不能安睡，天氣太熱了，剛才出了一身汗，本來有點迷糊的睡意也被洗去了。她望一望床邊櫃枱上的鬧鐘，塗有鱗光的指針數字，在黑暗中閃着曖昧的光芒，才一點不到，她剛才還以為至少快半夜兩三點了。

寶琳原本想開床後的電風扇，望了望身邊已睡的人，反手摸了一下他的背脊，還是濕濕的沁出汗來，想到一些從姨婆姑媽輩流傳到她這一輩的古老傳說，她終於還是坐起身來，換了把葵扇，在手中輕輕搖着。

身邊的人翻了一個身，嘴着含糊地咕噥着，不是講話，倒像是沒有唾液在口中而拼命想嚥進去的怪聲。他沒有打鼾，寶琳就知道他睡得不安寧，這是他不自知的慣性了。果然，他又翻了個身，恢復了舊姿，臉朝裏向着，也向着寶琳，忽然，他反手在赤膊上狠力的一拍，倒把自己拍醒了，皺着的眉頭下是一雙不甘願張開的惺忪睡眼，低低咒罵了一聲死「蚊子」。

「然後把手臂往旁一攤，以為會撲着一個人，突然的落空，倒真叫他張開眼來，隨即看清了枕邊人原來是坐起來了，並不是不見，又放心地把眼一蓋說：「怎麼還不睡呀。」語氣不像是在等着一個答案。

但寶琳還是答了他：「天氣熱嘛。」一問一答的對白，十足和別的夫妻沒有什麼不同。身邊睡着的人，伸手搔了搔耳後被髮腳遮着的頸項，然後又反手往背脊上直抓，細細悉悉，十分不耐煩又無可奈何的樣子。

寶琳用扇子輕輕朝他扇着，用手拍了拍他的臂膀說：「睡過一邊吧，我替你抓抓。」他依言地翻過身去，把整個看着還算光潔而其實不然的背向着寶琳，在黑暗中，似乎還閃着一層肉體細膩的油光。一個男人的肌肉看起來和觸摸的感覺是兩種印象，寶琳一向如此模糊地有這種感覺，只是在此刻，這種感覺更濃了幾分。她的手伸出來，在半空懸着，是帶了幾分羞澀，但終因這個男人是自己的丈夫而不必再顧忌地垂下手，輕輕地用她已剪短些的指甲在他背上抓着。然後慢慢改用撫摸在他背上浮遊着，從掌心傳來一種溫膩如脂的感覺，竟然使她心滿意足，一種實在感填滿她的心胸，同樣的無眠之夜，已少了未婚前那種氣塞難通的壓迫感。

她搖着扇子透出的徐徐涼意，終於使身邊的人打着輕鼾睡了。望着他，寶琳想得很多，而想得最多而始終想不透的是她不知道一個人的際遇是不是真的冥冥中已定下的？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結緣又是不是真的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識？

一年多以前的寶琳，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出她今夜的情景。坐在一個赤着上身穿着內褲睡覺的丈夫身旁，爲他搨涼抓癢。那時的寶琳，連手都不輕易和別的男人握，這種事，想也不用想要她做，即使她不是害羞，也不會去做。但如今她甚麼心甘情願去做，難道如今只因爲自己是一個已婚的女人嗎？寶琳越想越迷惑，甚至連她和丈夫喬成的婚姻，有時她也會有一種迷惑感，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婚姻是不是真的是冥冥的異數，不然爲什麼天下這麼多男人女人，偏偏是這個男人娶這個女人爲妻那個女人嫁給那個人爲妻而不是別人呢？

婚後半年不到的寶琳，有時會迷糊地想着這些，她不在乎答案，這畢竟是因爲她還算新婚。半年不到的婦人生活對於廿六歲的寶琳，還不能澈底習慣，但一個普通的新婚丈夫，對他的妻總還是十分愛戀的，喬成更不是好外驚的人，對寶琳自是曲意逢迎，所以儘管寶琳還不太習慣突然一個男人闖入和她一起起居的生活，婚姻生活對她還是甜蜜多於偶然莫名的惆悵。在這種情形反映下，她一年以前的未婚生活，簡直是一種痛苦的枷鎖，緊緊鎖着她，還



有她的母親，以及一切關心她的婚姻的人所給予的壓迫感，包括需要她給予婚姻信心的底下妹妹們。

那時她好像生活中沒有晴朗的日子，終日像是陰翳滿天，氣壓像是一天低似一天的重重壓在她的心，支配着她的喜怒無常的情緒。

這種情形，一直到她遇到喬成那天開始，才一天一天的雲開日出。本來她和喬成的來往，在起初也還是零零星星的，但在寶琳無數次的回想中，早已和以後來往密切的戀愛日子成篇幅首尾一氣呵成了。

所以對寶琳來說，她和喬成的一切是不經費力就能清楚地一一回憶。

這時喬成又翻了個身仰躺着，鼾聲有規律有節奏地吐出，寶琳看着他挺直的鼻子，她一直喜歡喬成的鼻子，但她初次見到喬成的時候，她並沒有注意到他有根挺直的鼻子，她只注意到原來他——

□

那天早上寶琳是生氣了，比平常提早十五分鐘出門，寶琳的生活一向是規律化的，平常她總是在七點四十分才出門到不遠的巴士站搭車上班。

出門的時候，天色陰暗了大半邊，開始下着一兩點雨，盛怒之下的寶琳只顧得拼命壓抑心中的怒火，多年來所接受的教養使她連發火也都只是埋在心中而表面上還不能太顯露顏色。由於這樣，連平日不分陰晴都帶着的雨傘她都忘了拿。到了門，細雨提醒了她，但她實在已不想馬上再踏入家門，她出來時原本是帶着一股等同離家出走以示抗議的心情，所以也豁了出去不管雨珠是不是會把她臉上的化粧弄壞，就逕直地向巴士站走去。

巴士站冷清清，只有她一個人，欲發顯得她的孤伶，好在一輛巴士很快來到，寶琳也沒有太多時間自憐，連忙伸手截車。

巴士內也是寥落，大概是落雨關係。寶琳尚未站穩，巴士就一個踉蹌地向前衝，寶琳不及暇顧，慌忙就最近一個座位坐下了。

這時只是下着細雨，沒有風，所以只有一兩滴雨飛進來，寶琳不靠窗坐，尚無大礙。

車開之後，寶琳的心情也漸漸回復平靜，無復剛才的懊惱。她的這一分懊惱，雖說是對母親而發，潛意識之下，似乎也針對自己。自己總是特別容易原諒自己，所以寶琳一會兒就覺得事情是小題大作了。

其實說起來也沒什麼的。早餐桌上寶琳的母親說起表姨媽的女兒瓊麗下星期要出嫁了。本來寶琳不搭訕也就沒事，她只是順口問：「瓊麗幾歲了？廿歲，那麼小就急着結婚幹嗎？」

「什麼小？我廿歲那年都有妳了。」寶琳被母親加以搶白。

但她不做聲，她熟知母親的脾性，大概又要嘮叨到她今年廿五歲，叫名廿六歲了，連個男朋友也不交之類的事。

所以她想快快結束這個話題說：「我又不是說她小就不能結婚，只是覺得奇怪而已嘛。」

「這又有什麼好奇怪，正常的女孩子遲早都要嫁人的，誰像妳。」寶琳的母親瞪了她一眼，雖然說言者無心，但聽者有意，這句話寶琳聽得不是滋味，像支箭射中她的心，不由得一傷，俏臉兒一沉，寒着聲音問：

「那麼說，我就是不正常的人？」

寶琳母親雖知女兒有些受不起這句話，可是不同她，又覺得做母親的尊嚴沒處攔，不免頂回幾句，這下更不得了，寶琳刷地一聲站起來，回房拿了皮包，頭也不回的衝出門去。

在車上想，寶琳也覺得自己小心眼了些，這是不是心裏有什麼東西在做祟，可是她又不願承認。

廿五歲了，連個較知心的男朋友也沒有，寶琳越想也就越覺得無趣，也難怪母親着急。可是又能怪誰，自己雖不敢說貌比西施王嬙，但自覺也還有三分顏色，眼界一向也不是太高，近年來還不知不覺更把條件降低，無奈就是碰不上自己適心的，喜歡自己的，自己又不喜他，總是無緣。

這時，忽然風雨大了起來，豆粒大的雨不停的飛撲進來，濺得寶琳滿個手臂是雨，她急了，半站起來要去關上車窗，可是力氣像是白使了，在十分難堪狼狽的時候，身後一個男人

及時站了起來，伸出有力的手，輕易就替寶琳把車窗給拉上了。

在他關窗的當兒，寶琳不由自主的望了他幾眼，第一個印象是原來這個男人那麼高，他站着，頭幾乎頂到車廂頂了，但因爲身體魁梧，看起來就不會太顯眼的高。

他的臉孔如何寶琳倒沒十分看得清，只胡亂匆匆地道聲謝，男人聲音低沉地說不客氣。常下兩人也沒有再說什麼。

但這一下寶琳的感觸又深了些，到底還是有個男伴的好，別的不說吧，單是上車下車照顧着和關車窗的効勞就好了，女孩子說是要人家體貼，其實是要人家幫忙。

第二天寶琳有意無意又像昨日一樣提早出門，在等巴士的時候，心裏彷彿有些焦急，又說出不所以然來。

同一時間的巴士來到，一上巴士，寶琳看見了昨天那個男人正和她打個正照，心裏好像一下踏實了。

男人禮貌地向寶琳點頭微笑，寶琳也還了禮。兩人還是沒說什麼。

下車時寶琳先行，臨下車掉頭看下那個男人，原來他也在出神打量自己，又微點點頭，寶琳臉一下飛紅，急急下車。

隨後幾天，寶琳照老時間搭車上班，自是再沒看到那個人，心裏啞然若失，有些不自在。

結果一天，當寶琳一早上車，看到男人今天遲了，正也是在這輛巴士上。這時車內位子大約都坐滿了，只有男人身旁還有個位，寶琳有三秒鐘猶豫，隨即也大方的坐下，男人開口說聲早。寶琳也回聲早。又好奇地問：「你今天該不是遲了吧？」

他笑笑，然後說：「那妳呢？」

寶琳側頭望了望了他，發覺他有根挺直的鼻子，呆了一下說：「我是前兩天早些。」他點點頭，停了一陣，才說：「我也不遲，是以前太早，如今剛好。」說完又瞧着寶琳

笑。

這番話聽在寶琳耳內，似乎覺得男人的話一語雙關，但寶琳馬上決定詐做不知。把話題轉到天氣。男人也掌握機會通了姓名，原來叫喬成。

第二天二人就談到了嗜好，喬成和別的男人一樣，抽煙、打牌、喝酒來一些，他自己說，只是一點點，消遣消遣。

寶琳覺得他還老實，沒有太誇張自己或故意隱瞞什麼。

喬成不算是英俊的男人，但是有一張沉毅剛強有勁的臉孔，如上他頗壯碩，使人覺得穩重，十分有男子氣概，寶琳也有些傾倒。

再一天喬成就一五一十報上年紀和家世，廿九歲，原籍福建，父母在外地，還未結婚，也沒有女朋友。寶琳聽了雖是緊記心頭，但外表上自然還稍稍有點矜持，保持五分若離，也有五分若即。

又是幾天過去，喬成顯然是有意遲些和寶琳同車，那麼意圖就十分明顯了，唯其如此，兩個人見面，就有了追求者和被追者初時的三分羞澀。

寶琳表姨媽女兒出嫁擺喜讌那天，寶琳經那件事後，自是不想去，故一早便騙說公司加班，不回來吃晚飯，寶琳母親樂得一天清閒不舉炊，當下決定把幾個小的都帶到表姨媽家湊熱鬧一番，大的自有一番節目不提。

寶琳那天其實也沒什麼地方去，是打算下班在外邊吃些東西後，隨便逛逛，後來走到一家戲院，正映一部文藝片，觀眾十分稀落，寶琳看了劇照覺得還不錯，但是單身一人看戲，寶琳又沒有這個習慣，向來她沒有同伴也會拉自己的小弟或小妹同往做伴。

然後真是說巧也巧，正是無巧不成書，居然在這個時候，她遇見喬成。

喬成問她這一部電影如何，寶琳說看來不錯，但自己還沒看，不敢確定。喬成馬上乘機請她一同看電影，態度十分懇切，又帶有幾分企盼和緊張，絕不會是無聊隨便找個女孩子陪伴的樣子。

人家第一次邀請就答應會不會有失身份？寶琳是個保守的女孩，心裏七上八落，沉吟了一下，決定把這問題給喬成回答。

她正色地問喬成：「如果你第一次邀請我就答應，你不會覺得我是隨便的女孩子呢？」

喬成不想她有此一問，未免一愕，隨即帶笑呼冤說：「怎麼會怎麼會，我是一片誠心若



蒙妳答應，還是妳十分賞臉呢？」

一場電影下來，兩人關係就接近不少，散場後喬成再請寶琳宵夜，去的只是普通店子，但寶琳本來一向不愛虛榮，同時也善體貼人心，所以十分自然，看在喬成眼裏，覺得他認識的女孩子當中，還是寶琳最好，當下越看越覺得寶琳可貴，心裏更立定主意非追她做老婆不可。

這晚喬成順理成章送寶琳回家。

第二天，寶琳意外的在車站看到喬成，原來他在等她，這麼該又成了規則不提。當日在車站上，喬成又向寶琳約會，是晚上到怡力海濱去，那是情人最常去的地方。寶琳答應了，喬成裏也大約捉摸出幾分對方的心意了。自此以後更十分專心獵取住人心。

數次約會以後，寶琳心情開朗許多，終日笑吟吟，又多做了幾件新衣，而且最近出夜街次數頻增，寶琳的母親也有所發現了。

大概是第七次還是第八次約會之後，當喬成送寶琳回家的時候，在家門口「巧遇」了寶琳母親，當下邀了喬成進來坐談，喬成自不會推拒，順水推舟答應了，也趁機會見寶琳一家人。

寶琳的母親自女兒十八歲起就一意一心想做丈母娘一直拖到今天，喬成人品也不錯，她是岳母看女婿，口水潺潺流，加上知道寶琳十分難得看上一個男朋友，那還敢捉掙拿難，三下兩下裏湊合，喬成馬上由寶琳的男朋友的身份升為未婚夫，不久就成爲寶琳的丈夫。前後時間還不到一年。

婚後的寶琳便辭去了工作，因爲喬成不喜歡回家看不見她，有那麼年紀的人，似乎越珍惜家庭。實在說來，寶琳也不是十分清楚地分辨出現在的生活和以前有什麼大不同。她比較能一下想到的不同倒是如今有一個丈夫和自己共枕同眠，起居共食，而她自己的神秘似乎也破丈夫一手揭得蕩然無存，相對之下換來的是丈夫在她面前的毫無隱瞞顧忌，似乎一個妻子又是異性和同性的混合體。

寶琳素來胆小，以前噩夢驚醒，會嚇得再也不敢睡，疑幻疑真，如今，逢有種情形，想到身邊還有個人，心也就定了，真有事也還有他擋着先，婚前素愛講女性精神獨立的寶琳，

婚後倚賴丈夫的心理却一日比一日深，似乎覺得不可能離開喬成再過未婚生活了。

□

寶琳不知道她想了多久，是一種千頭萬緒而無需答案的思想漫遊。她十分滿意現狀，因此沒有答案，答案是十分十分以後的事。寶琳現在只看看見婚姻生活中較美滿的一面，婚姻的礁石或荆棘或風波，她目前沒有的。畢竟她才僅新婚半年。

喬成在床上又翻了一個身，又像剛才那樣伸手摸個空驚醒過來。這次是關心使他半支起身來，伸手拉拉妻子的臂膀說：「還不睡，明天又嚷頭疼了。」

說着不由分說把她一拖，寶琳也順勢躺下，頭剛好枕在丈夫伸出的臂膀上。

寶琳沒有回答喬成，閉上了眼睛。喬成移近了她，另一隻手臂和大腿十分放肆地壓放在她身上，像愛護却也像是防止般的怕她會一下不見似的，把她圈圍着。

寶琳漸感覺到那股安全感的壓力越來越沉，她的睡意也越來越濃。

她睡了有沒有沒有想什麼，誰也不知道，或許她夢裏想我愛喬成，因為他是我的丈夫。

或許她還在夢中想透，即使是一段十分平淡無奇的婚姻生活，一對極其普通的夫婦，也是一段緣。

# 不圓月

我無須你來奉養。

我無須你來奉養我無須你來奉養。

老母老母老母。

他暴睜目：一片黑！冷汗流流流流：仍是黑夜！仍是黑夜！

風滿屋；滿屋風泣聲淒楚！

二時半！他推開身上被：窗沒關；沒關窗外夜悲涼！步進入寂寂：地板殷動輸送冷入脚心；溫暖離軀體！步遲疑，窗外月迅速擊退年輕底後悔：不圓月！月不圓！感觸割據腦；腦命疆：坐。

窗之外，不圓月獨坐天原憂望黯然星族，星族黯然因今夕失踪了的族民，慘慘冷冷月光裏，夜卸下些許猙獰夜添粧以浪浪寒意而無視風們亂譏。

他自上衣衣袋掏出香煙：火柴畫完耀耀後無言死去；香煙設計製造暖於唇隙企圖逐走身心底寒；縷縷煙組淒艷茫茫引誘腦中憶；急激抽煙，煙自唇間鼻穴傾瀉茫茫使茫茫更茫茫，不圓月更殘缺！

不圓月月不圓不圓不圓！！！

冷冷風悲哀，不圓月中浮現：下午

風酣睡；一時底太陽放肆的揮霍熱；樹厭厭然立成棵棵無奈棵棵憤怒：風呵快醒來快醒來！憤怒有何用？大榕樹下，牢騷應心腦之召而來；憤怒是無告悲哀的前奏，現實絕非憤怒絕非悲哀所能改變，不滿無助絕不為現實所同情，無須憤怒憤怒有何用？現實身披繁榮美麗外衣，以無情冷酷趕印貧窮給窮者，窮者是悲觀希望變為絕望觀絕望由小變大由不圓變圓變成最圓的圓而日日夜夜吞無奈飲苦澀任時間快流日子流來霜色染白黑髮染白紅心的可憐！胸部強調着怨念；腫裏月憤；十指緊緊互抓；痛襲入心，腦遂清醒：風仍酣睡，太陽仍揮霍熱，樹群仍無奈，亮亮亮在榕樹蔭外以陽光醞倦。警告別地隨軀往遊蔭後覽亮：今年我有七十了吧？嗯，七十歲！那在池塘那邊的家也有三十歲啦！三十歲三十年呵三十年來我的生命記錄着甚麼？窮，窮窮窮三十年來我的生命仍記錄着窮四十歲時我是窮者在樹膠廠在屋頂搭拆「阿答」召喚生活而四十歲後五十歲後六十歲後的今日呵我呵我仍是窮者在街上在街旁在甘榜裏在學校外手推腳踏三輪車等待男孩女孩以一角以五分帶走一小包甘蔗帶來我的三餐！眠於池塘邊小徑上的沙因足的騷擾而競相奔告池塘，池塘的臉映現臉：長滿憶。唉，我是窮者，我沒有變，有變的是阿英阿英已不住在家阿英住在九泉之下，九泉之下的阿英是不是也仍窮困？大概不會吧每逢年節每逢祭日我都燒不少冥錢給她她該不會窮困吧！阿英一定不會窮困那日我送她到山上後她就永遠離開窮困了阿英不該仍窮困的阿英受的穹困已够多！影子不再贈予池塘，陽光照耀一臉濃濃歉：善良的阿英從沒埋怨過窮困的生活！三十歲那年，二十歲的阿英自窮困的大家庭出嫁到我家嫁給我嫁給我的窮困嘿除了老母我家就只有窮困！阿英；阿英；阿英；溫馨花燭夜快樂幸福的日子阿英阿英阿英我的婚姻沒安排錯妳婚前雖無一絲愛情妳我婚後却能相愛相敬同享幸福快樂！陽光凝視脣徐行向頰展覽微笑：善良的阿英；快樂；幸福；快樂幸福的日子；善良的阿英；阿英呵我妻！都是那陣雨那陣雨呵那陣雨奪走妳底性命！風匆匆吹舞起愴愴，踉蹌步伐歡迎痛苦：那陣雨那陣雨雨雨雨！足罷行，面緩緩面池塘：阿英浮腫的臉阿英僵硬冷直的身軀阿英的愛阿英的善良呵幸福快樂的日子



！理智無能抵抗悲痛的攻擊：池塘冷暮冷雨冷風冷人；阿玉聲聲阿媽阿媽；阿梅聲聲阿媽阿媽；阿英浮腫的臉；阿英僵硬冷直的身軀；身冷心冷冷冷；阿玉十二歲阿梅十歲阿英呵阿英妳真的竟忍心就此去阿生沒有騙我浮在池塘上的屍體真的是妳阿英阿英呵阿英妳真的竟死去呵死在這池塘上阿英呵妳自己說過妳告誡過阿玉阿梅呵妳說過妳自己說過雨天時池塘邊那條小路都是泥濘走時若不小心就會滑掉進池塘那池塘已淹死過四個人而妳如今如今妳却遭溺死在這池塘上呵阿英妳不該死得這樣慘阿英妳是好人妳是好媳婦妳是好妻子妳是好母親阿玉只不過是發微燒而妳呵妳那樣不放心那樣不安冒雨到「人和堂」去買退熱散而今而今呵阿英阿英阿英呵我妻我妻！淚紛落，軀徐回轉，步哀然；有二十七八年啦！真快！阿英離開我竟將近三十年了那間每月租費十八元的小屋也陪我度過三十年啦阿玉阿梅也都已長大嫁人人生下兒女了！五個女外孫四個男外孫，九聲阿公叫得我樂得每次掉下淚，可惜阿英早死去要不然一定也能像我一樣分享到這些歡樂呵阿英命不好阿英命真苦！感慨增添悲，斷線淚珠悽悽然，無助理智提議足減速：天真無眼，阿英不該早死阿英是好人好人不該短命好人應能享有衆多歡樂阿英是好人你知道嗎你知道嗎天？憤慨闖入瞳；家在不遠的前方擺設不平和不滿；闖入瞳的憤慨逐漸生長逐漸繁殖逐漸走悲：如今我必須接受那早就該必須接受來自現實的經驗——希望不愛窮者，窮者的希望恆僅屬希望，永遠那樣美麗永遠那樣悲哀——今日起所有屬我的希望都要下葬，下葬於此貧者必愈貧富者必愈富的畸形現實裏；今日起不再幻想大人物能有一日明白惡日惡雨下生活面目之猙獰；吃貴米流賤汗本就是窮者所必須接受的理所當然我不該再憤怒憤怒本不屬窮者窮者如我僅配日日默默複印日子的內容複印自己的牢騷複印不堪再複印的生意呵窮者憤怒給誰看誰能真正看懂窮者之憤怒？屋已入暮年暮年的門開現出也是睡覺也是吃飯的地方的廳，廳中老母獨坐，獨坐於椅上獨坐央央蒼老中；瞳外悲回歸瞳：我是對不起老母的少年時的我無能趕走黃家累積數代的窮成家後的我默許更多窮齊集家中阿英之死又加錢債予窮兩女兒出嫁後的我仍無法擺脫窮的糾纏呵兩女兒都像阿英一樣出嫁後仍生活在窮困中我不能我絕對不敢接受兩女兒供給的家用雖那二十元對老母和我的生活是非常的有幫助但我不能收我不能收呵外孫們的瘦的病容有如鏡映照我的良心今我已七十我已踏入暮年我的牢騷已是這樣多而踏入暮暮年的老母的牢騷當然會更多何況我是那麼令她失望有

那個九十高齡的老母目睹自己唯一之子七十歲了仍在窮中打滾而不生牢騷不失望呢更何況如今我又失去討取生活的勇氣代表着合法販賣的小販執照我沒有而「地牛」的霸氣霸氣的「三萬」不是暮年的我底淚的哀求所能溶化呵今它我能有何為呵今之我只等日子帶來死讓死為我解除所有痛苦所有憤怒所有不平所有不滿而老母老母。

阿華，屋主拿張信來，說是政府叫你拜一準備三十塊去領「禮申」。

老母的沙啞聲音驚退一腦昏亂：已進家門，門在身右方牆向木板壁遮掩起一些黑和髒，室內亮亮陽光耀照唯一的木床木箱板併成的小不甚方桌接了幾次腿的兩張不甚圓椅不平而有破隙的紅毛灰地板上一些沙礫訕笑在陽光下。三十塊！一個月十塊為甚麼要準備到三十塊？疑統治險：屋主說信上寫明第一次必須繳交三個月三個月不就是三十塊囉。三十塊！荷包裏僅剩四塊如果信早兩個禮拜來不是好幹令那母兩個禮拜前我有四十塊信不來現在我已有了兩個禮拜多不敢去做生意而四十塊還了房租拿去買菜僅存四塊信才來幹令那母有錢等沒有執照現在執照在等我我又沒有錢唉！在努力支撐成窗樣的窗下，深深的激動和無助伴我默對一整個下午一地光明。

光明？他狠狠燃煙狠狠的抽吸着狠狠的瞪視窗外：地上夜猙獰，天上月更不圓，灰雲軍佔領不圓月之左翼後悄悄繼續南下，星族得意突放喜色譏憂月。我猶如月月以長期安分與努力求取短期無缺的圓滿而却遭星妒忌我安分守己七十年三餐吃不飽冷天衣不暖雨天屋漏雨而今生活尚要為難我我無錢交罰款我不能冒着坐監的危險而仍沿街去叫賣呵我有老母老母已達九十高齡！九十高齡的老母。九十高齡的老母老母你活了六十多年除了多了兩個女婿九個外孫外你還多了甚麼。老母。老母！多了甚麼多了甚麼呵多了煩惱老母亦永不會知道你的嘍叨造成我的煩惱我妻阿英後妳就開始嘍叨開始愈來愈不瞭解我愈來愈不講理最可憐的是阿英呵阿英對我的關懷體貼竟成爲妳口中的罪狀妳到處向人詛告阿英行止不端莊且對妳無禮呵老母的妒忌如洪水狂沖走天倫之樂狂沖來我無盡底煩！快快敷滿臉，中指猛用勁，大姆指上的煙蒂火疾燒向窗外黑黑夜：夜冷冷笑着，黑地上的煙蒂火自燃自照自己的悲哀。悲哀的煙蒂火！悲哀的我！他回轉身軀：木床上，空無一人！老母到阿王家去了唉人老了脾氣還是不

老！心室裏腦室裏，喧嚷：黃昏黃昏。

阿華，枕頭下的三十塊是不是你拿去？沉思之腦送驚訝給眼；自窗外走進來的黃昏鏝一層紅於老母租給皺紋的臉上。不是。答案藏幼小的煩。三十塊三十塊小販執照三十塊荷包裏僅剩四塊小販執照今後的生活小販執照三十塊三十塊。三十塊一定是你拿去要不然怎麼會不見一定是你偷去。頭再抬起，抬起煩：老母臉上憤怒怒放。你這樣老了沒錢奉養我也沒怪你想不到你却竟敢偷我的錢你自己想想你還是人嗎？老母臉上皺紋挑着紅色憤怒右中指畫頭抖於空閒；煩入駐心腦。煩。我真的沒有拿我爲甚麼要拿你的錢。藏匿回答案裏的煩已是少年：老母愈來愈不講理。煩煩：爲甚麼要偷我的錢你以爲我不知道你沒有錢你沒有錢領「禮申」你以爲我不知道你以爲我不知道。老母呵老母口中飛射出刺刺刺刺刺着自尊刺着心！我沒有錢也不會向妳要更不用說會去偷還沒查清楚就不要亂認賴人。血熱熱血熱熱熱：認賴，我認賴你麼我枕頭下有錢除了你還有誰知道現在錢不見了當然是你偷去要不然是我偷麼偷我的錢還說我認賴你你還是人麼你還活着讓人笑麼你還活着做甚麼爲甚麼不去死去死去。瞳孔迅速收縮縮縮：這種話呵這種話！身離椅：不孝子黃家竟出你這不孝子。煩煩煩；踱向門：去死爲甚麼不去死。煩煩煩；跨越門檻：你死我絕不覺得可惜你去死去死。煩煩煩煩煩；放足屋外：黃昏血洒遍天天流着黃昏血！緩緩步慨慨：我無三十塊領取小販執照老母的三十塊又不見唉！年輕的母親高喚嬉戲着的孩子快回來吃飯快回來吃飯；足猛加速加速了的足裝載委屈：愈老愈不講理明明不是我拿却硬說是我偷去！稚子們跳躍歡笑：一架低飛的直昇機！步漸慢慢慢步引渡遐思：如果阿英生前生個兒子給我我如今或許就不會這樣落泊吧！如果有個兒子，今日也有三十多歲了，說不定也像隔壁阿頭一樣，當了燒焊頭手，月入三四百，娶了妻子有了兒女，唉，那陣雨！走上小徑，小徑旁有些皺紋的池塘挽留足，足停，停足停在了哀哀中：阿英浮腫的臉；阿英僵硬冷直的身軀；阿英的愛；阿英的善良；幸福快樂的日子；阿英；阿英阿英阿英；爲甚麼不去死！老母；老母；你死我絕不覺得可惜你去死去死；老母老母；三十塊；三十塊；小販執照；你以爲我不知道你沒有錢領「禮申」你以爲我不知道你以爲我不知道；老母；三十塊；三十塊；偷我的錢還說我認賴你你還是人麼你還活着讓人笑麼你還活

着做甚麼爲甚麼不去死去死死死！死悄悄敲腦門；黃昏的末代穿黑色喪服主持着先輩的葬禮：三十塊；小販執照；今天拜六明天禮拜後天就是拜一了而荷包裏僅剩四塊呵到哪裏去找三十塊三十塊小販執照今後的生活今後的生活今後的生活如何過今後的生活！黃昏的末代悲舉揚黑旗，黑旗說明一則消息：黃昏族終將滅亡，黑夜族已來臨！腦中有戰爭；母親是我們的長輩阿英阿英母親即使有甚麼不對我們都必須原諒她阿英阿英呵賢妻！我應活下去我若死老母由誰來照顧我若死老母必認定我就是偷她三十塊的人呵我不能死我不能死！死死去；回家路上；母親是我們的長輩。老母！你回來做甚麼我不是叫你去死麼你爲甚麼不去死？足掌緊壓門檻；衝動使口說出有火氣的回答：我真的沒拿妳的三十塊我不會偷妳的錢的從小到現在我何曾偷過妳的錢？錢無腳錢自己不會走你沒偷那錢哪裏去了偷了錢還敢這樣大聲你以爲你大聲我就怕你？我就不說三十塊是你偷去麼你自己想想你有資格大聲麼你有甚麼資格可以大聲說話你現在已不敢去賣甘蔗除了賣甘蔗你能做甚麼除了賣甘蔗你甚麼也無能做我問你今後生活怎樣過你自己都養不起你偷去女孫孝敬我我積蓄了幾年的三十塊我現在還是要說我還是相信三十塊是你偷去。口張着，張着的口救不出一句分辯，分辯受阻於喉，喉裏委屈橫行；承認了是不是沒話好說了是不是你出去去死死。煩燥爛燥煩燥煩燥血血熱熱熱；我爲甚麼要去死我沒偷拿妳的三十塊我爲甚麼要去死我爲甚麼要去死？你還不承認你還這麼大聲好好你不出我出我無須你來奉養我還有兩個女孫你以爲除了你以外我就沒人來奉養麼我出我出我無須你來奉養我無須你來奉養。老母跨着蹣跚步伐，煩令口緊閉；老母走進黑黑色色中，煩惱亂摧殘初生之惶惶；老母不在視線裏，煩不再摧殘惶惶，惶惶帶來內疚，小木桌上小鬧鐘長短針標明：七時半！月現視線裏，月不圓！八時；她是我的母親我怎能向她發脾氣我怎能以那種態度向她說話！月悲哀悲哀月！八時半；阿玉帶一臉關懷來阿玉帶一喉解釋與勸言回去；歪斜窗外夜淒淒月不圓月不圓！九時；夜淒淒淒淒月！還沒回來會回來嗎會回來嗎？十時：一定不回来了！也許明天才回來吧！夜已深呵月不圓月屬於無可奈何的生命月不能守住美滿的圓廣大的悲哀總是包圍着月呵廣大的悲哀總是包圍無可奈何的生命呵生命無可奈何的生命！十一時：人活着人無法不接受痛苦無法不接受悲哀所謂歡樂是空幻的遐想誘惑而支持着人所以繼續生存人的名字叫愚蠢人總以命運自慰人的



名字叫愚蠢人活在自己早就知道必有悲哀在等待的痛苦中！十一時半：忘記關窗；倦意令我睡去。

夢叫我醒來；醒來又怎樣？醒來又怎樣？他回身：寒風吹夜夜露猙獰，猙獰灰雲軍匆匆退離不圓月，不圓月獨泣！

我猶如這月呵不呵我不如這不圓月！不圓月將圓將美滿於月月十五不圓月的生命月月皆能有短暫的輝煌我不如不圓月我不如不圓月我的生命不再有美滿美滿已隨阿英一齊死去我的生命從沒輝煌過呵我不如不圓月我不如不圓月！輝煌美滿美滿輝煌！我！呵我！今後的生活要靠小販執照來維持小販執照要靠三十塊去換取呵去換取三個月合法販賣而我荷包裏僅剩四塊四塊能支持多少天的生活四塊能支持多少天的生活！生活不該年年給我苦我無偷我無搶我是良民而我年年除夕借錢來還債呵生活呵生活何時才願賜我一絲甜生活何時才不再給我苦？無助和悲哀組合消極；你連自己都養不起你偷去女孫孝敬我我積蓄了十幾年的三十塊；老母；老母；三十塊；三十塊小販執照荷包裏僅剩四塊小販執照今後的生活今後的生活今後的生活老母我無須你來奉養我還有兩個女孫你以為除了你以外我就沒人來奉養我麼我出我出我無須你來奉養我無須你來奉養老母我無須你來奉養老母我無須你來奉養老母我無須你來奉養老母你還活着讓人笑麼你還活着做甚麼為甚麼不去死去死去死今後的生活今後的生活今後的生活今後的生活你還活着做甚麼為甚麼不去死去死去死老母老母我無須你來奉養我無須你來奉養你還活着做甚麼阿英阿英阿英

他走向木桌：四時

手拿用以細縛甘蔗底繩：生命來自黑暗

拋繩越屋樑：歡樂是生命追求的目標

移椅至繩下：幻幻幻象藏美美美麗

調足駐椅上：次次悲苦乃站站驛站

十指作結子：悲苦的邊線是歡樂的邊線

伸頸入繩圈成的橢圓之下端：圓圓自不圓

蹴椅：邊線已過已過邊線的生命將長居歡樂將擁有永遠的圓

瞳曰：

不圓月

仍是

不圓月

。

●七三年九月五日三時●

# 老屋

「我走後，家裡就只有你一個人了……」

陪著走至門口，放下手裏提着的黑色皮箱，轉回頭對身後的容卿說，他的聲音低啞，臉上露出黯然無光的神色。容卿止住脚步，把身體靠在門柱邊，抬眉望了陪著一眼，欲言又止。

「幾時爸媽回來時，跟他們商量一下，看看他們的意思——」

「我說什麼也不會答應他們把老屋賣掉！」

容卿打斷陪著的說話，搶着說，眼睛內射出灼熱的光瞪着陪著，臉上的表情像是要跟誰打架似的。

陪著驚惑地望着容卿！他感到奇怪：容卿爲什麼會對他說的話這樣激怒？哪裡得罪了他？

「我只是隨便提一下……」

陪著淡淡一笑的說，說後彎身提起地上的皮箱踏出門檻，容卿遲疑了一下，大步跟上去。他們緘默地步過門庭，將要走至籬笆時，陪著轉回頭來看，一只灰黑色小貓在大門邊閃逝，他只看到牠的背影。

「照顧媽咪，以後只有牠陪你了……」

陪著站住脚步，看了容卿一眼說。

「我知道——」

容卿低頭走着，並無轉過頭去看嗚咪一眼。他走了幾步，看陪著像是不想走動的樣子，略微吊高嗓門說：

「哥哥，走吧，車等著！」

約莫過了兩個鐘頭後，容卿獨自歸來，臉色陰悒，像是遭了挫折失敗後極度疲憊的樣子；他兩手推開大門，也不順手擰亮門邊的電燈便逕自往客廳裏面走去，當他的腳無意踢到沙發椅時，身體如同朽木般嗒然倒了下去，動也不動一下。

過了良久，他嘴裡才喃喃地說了一句：「陪著走了！」他飛到另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度去了，他帶着落寞的神態和我揮手而去了，我看到他將走入機艙時，臉上流着淚，他悲傷嗎我不知道，不過他却千萬萬確地走了，爲着學業和前途，他好久以前就這麼說過。對於他的離開我是沒有什麼好傷心的，我爲甚麼要傷心？我只是擔心在哪裏沒有一個親人照顧他，是不能夠適應哪裡的環境？其實，時間久了自然就會習慣的。這幾年來也沒有誰人照顧過我們兩人，我們還不是這樣過日子？自從前年爸媽搬走後，這裡只有我和他，每天讀書吃飯的事都是我們自己打理，那怕是一條手帕襪子都得自己動手洗，但我們不覺得苦，日子過得很快活。爸媽一個月內偶爾回來一次拿錢給我們用，什麼事也不過問，和我們談了一會兒，匆匆忙忙又走了，這我不怪他們，因爲爸爸忙着到公司上班，媽媽忙着「結方城」，所以凡事都很放心我們，這間老屋像是變得是我們似的，他們沒有份。現在陪著走了，這個家就只剩下我這麼一個主人了，我是不會離開它的，它伴我渡過了十多年的時光，我自小便在這裡長大，這裡有我最美麗的記憶，我怎麼捨得走呢？可是陪著他走了，他爲什麼要這樣忍心離開它？他不覺得這個家是個可愛的地方嗎？他和我同樣在這裡渡過美麗的童年和少年，這裡有我們最甜蜜的回憶，它比我們的親娘還要親，可是陪著他毫不留戀他走了，不顧一切地走了，飛到遠遠的地方去了，不會再想念這間老屋，而我卻從此失掉一個最關懷我的親人，他照顧我的起居飲食，爲我的功課操心，爲我的身體不舒服而焦慮，雖然他只比我大二歲。以後再也不會第二個人來關照我，我將孤獨無依的在這裡生活下去……



我知道遲早有一天爸媽是會把這間老屋賣掉的，他們將會找出許許多多的藉口來說服我，他們甚至事先不必徵求我的同意便把它賣出去，然後勸慰我說這是爲我着想，免得我獨居的寂寞，這樣做不是沒有可能的，剛才在機場時，陪著站在爸媽的身邊說了好多話，爸媽一邊聽一邊掏出手帕不停地拭着淚，後來不知道陪著說了什麼，爸爸突然回過頭來看我一眼，目光神奇古怪，我雖然站得離他們遠些，但是我心裡明白，一定是陪著提到老屋的事，爸爸心虛怕我聽到同時也順便觀察一下我有什麼反應，所以才莫名其妙地看我一眼。我不懂陪著心裡到底想些什麼，爲什麼在臨走前還要對爸爸說起這件事？難道他真的也想把這間老屋賣出去？記得去年他畢業的那年，爸爸一口應承一個中年男人把老屋賣給他，爸爸當時的理由是，如果陪著考不上大學必將到外頭去找工作，這樣老屋一定便只剩下我一個人住，爸爸他不放心同時也怕我住不慣，所以才答應賣給人家，總之我明白爸爸的心意，越快把它賣出去越好。我死也不同意爸爸的決定，跟他大吵大鬧一番，結果還是陪著的幫忙才解救了我，他說：「爸爸即使我考不到大學我也要留下來陪伴弟弟我不能拋下他不管！」如今事隔不到一年，他竟完全忘掉他曾經說過的話，拋下我走了……

容卿低聲地哭泣起來，他覺得好像受了陪著的騙，陪著不該離開他而不管，這樣一想，他就哭得更傷心，眼淚如泉般湧出臉頰來，他就這樣讓淚水一直流着。不知道過了多久，他的心境漸漸地平靜下來，心裡的抑悶也消除了一大半。陪著他人已經走了，又有什麼好傷心的？他想，於是他便緩緩地從沙發上坐了起來，睜眼一看，客廳裡竟是黑暗一片，這時他才記起自己進門時忘記把電燈扭亮，於是他站起身子開了燈，然後往廚房裏走去想找點東西吃，驀地，他想起了那隻小灰貓，不由地眼睛向四處搜索一會兒，不見牠的踪影，他嘴裡又「妙妙」地叫了兩聲，仍然沒有動靜。奇怪，牠跑到哪裏去了？平日牠都是睡在沙發上的，每到吃飯時間只要陪著在廚房裡喊嗚嗚一聲，牠馬上一個縱身便從客廳跳進裏面去，但現在牠跑到哪裏去了？他無意瞥一眼手腕，心裡突然明白過來，現在已經比平日吃飯時間超過一個多鐘頭了，說不定小灰貓早已在廚房裏的飯桌底下等着呢！他於是快步走入裏面，抬頭四處一看，竟也不見小灰貓的影子，他留心看一眼桌上的飯碗，赫然發亮的空着，連一個飯粒都被舔得乾乾淨淨，他想起陪著臨行前說的話，驟然心裡有一陣歉疚的感覺。說來小灰貓也

是怪可憐的，牠有一個悲慘的身世，當牠生下來不到一個禮拜，母貓便在馬路上被車輾死，遺下牠們兩兄弟，大的不知所踪，小的便被陪著抱回家養。陪著真懂得照顧小動物，每餐都是牛奶參稀飯餵牠吃，從不使牠挨餓受寒。有時候牠可能是想到母貓，「妙妙」地叫個不停，陪著立即把牠抱在懷裡撫摸，牠便不再叫了。兩個月來在陪著悉心照料下，牠逐漸長大。現在已學會抓老鼠了。不過，容卿打從牠進門的那一天起，從來不曾餵過牠一次，他的腦子裡沒有牠的存在。此刻，他覺得奇怪他怎麼會這樣關心起牠來？他現在渴望見到牠，好讓牠把牠抱在懷中撫摸補償他過去對牠冷漠的過失，但另一方面他心裡又害怕牠可能逃跑了，再也回不來這間老屋，他這樣一想，心胸像波濤似的起伏着，嘴裡不自覺地叫出一聲「妙」，但偌大空曠的屋子裡靜悄悄地一點回音也沒有，一種不祥的感覺突然爬上他的心窩來，他不安的轉過頭去，出乎意外，小灰貓赫然出現在他的着裡，牠靜伏在天井牆邊下，弓着背在守候着什麼，他抑住心中的驚喜，慢步走過去看個究竟，順看牠注視的目標處望過去，什麼東西也沒有發現到，正感到納罕之際，牠一個縱身急撲出去，隨後低頭在地上嗅索着什麼，但他什麼也沒有看見，這更讓他覺得奇怪，便再多看一眼，一截斷了的壁虎尾巴不停地在地上跳動着，頓時他心裡受了很大的感動，像有一根短棍擊在他的心靈深處，他呼出了一口氣，不覺地閉上眼睛。當他再次張開眼睛時，小灰貓又像剛才那樣靜靜地伏藏在那兒，兩眼射出炯炯的光，注射着剛才壁虎出現的地方。他不禁想到小灰貓抓壁虎吃，難道僅是爲了生理本能所需嗎？或者還有其他的原因？以前小灰貓的飯食都是陪著爲牠準備好的，牠根本不用靠牠自己的能力去生活，但是現在陪著走了，牠隨之便失掉這種優渥的享受，牠開始要自食其力，再沒有外力足以仰靠的了；容卿覺得自己也好像小灰貓一樣，在一刻前他害怕失去一切足以依賴的力量，他害怕陪著的離去使他陷入孤獨無依，精神失去慰藉；他害怕爸媽賣掉老屋，從此他這一株溫室裡的花朵要接受狂風暴雨日晒……總之，任何一方面的失掉，在他的精神上是一種嚴重的打擊，但此刻他不得不承認一個事實，即陪著在今午已經飛走了，而這間老屋遲早有一天會被他們賣掉，他現在唯一可把握的便是他自己；想到這裡，他不自覺地笑了，轉頭望一眼靜伏在牆邊下的小灰貓，他好想把牠抱起來親一親……

# 鏡子

那年青的女人背朝着我，專心一致地在販賣百貨的雜攤子上揆櫛的爲幾件童裝夏恤再三討價，不厭其煩的程度與我匆忙趕到和焦急地候人的樣子剛成對比。

女人購物底冗長輓力彷彿是與生俱來的一種潛能，貨販終于不敵，滿咀嘮叨的把夏恤包摺好，交給女人。女人接過，回轉身來的時候，咀角仍殘存着愜意笑容的退影，她舉頭看到了我，輕輕一笑，就走開了。

女人的輕笑，陌生中依然熟悉。女人的重現，特別是這樣子的重現，在這個時候爲我來說無疑是件意外。這意外跟許多其他一併引發的意外一樣，是無端的。我看看背後囊中書報，這些女人手捧過的東西，再看看從前在自己眼內並非天生女性那類的女人，一任懷中雪糕滿面的孩子撒野。打從心底而起的一陣慄慄自毛孔、某些要來的日子惡夢般在「鏡子」里清晰地宣示在前。

女人的樣子與其說是陌生，倒不如直到現實說穿了是個先兆，一個令人嘔心的先兆。每當我試圖走近鏡子，浮現其中屢屢都是那麼多同樣女人的臉，真叫我沮喪。我突然的感到背囊減重，這些從女人交到我手的東西同樣一無價值。甚至不過是些他日用來替孩子盛載零食，給孩子作摺紙用的廢紙吧了。我開始懷疑，女人前半生致力的求索除了曾經滿足過她一部份小資產階級式的虛榮外，尙有何意義？女人

曾經的掙扎，女人曾經的力行，一切已于昨日在鏡中溶化了。我蒙起臉，不敢走近鏡子。

我知道我們居停的地方像面奇怪的大鏡子，各式各樣人物走過去，經過水銀過濾後反射出來的都變了同一般臉譜，而人們往往認為這便是成長的門和所謂成熟的標誌。這些我當然不懂。年青人曾經信心十足地否定那些人造東西——水銀、玻璃——的魔力。他們小心翼翼地或過于輕蔑地站在鏡前抗變、頑強的人給弄得焦頭爛額倒下，另外的生活在無聲的奴隸間，漸漸自己失掉控制，也變成奴隸，也無聲了的人們。而「鏡子」開始說話了，不，是開始指令了。人們拖曳它們跑，縱容它們，弄倦了，反把自己鎖在上面。於是他們藏起了敗相，推說從前幼稚；他們什至捉狹鬼似的靜坐一旁，滿懷忌意地看着大孩子們以真面目——那些未被水銀薰染過得自他們父母的面目——惴惴不安地出現鏡前，嘲弄着大孩子們的狂妄。

XXX

XXX

XXX

我家也有這麼一塊神奇的鏡子，那是老祖婆一 lifetime 血凝集的瑰寶。遠眼望去，我看見女人的臉。還有，祖婆轄下所有的女性都出現其中。她們有着相同的臉孔，一般的膚淺笑容；同樣地在她們自己國度里無知而專橫。

我對祖婆說，

——祖婆，您忘了帶東西走，那面鏡子。

——鏡子是祖婆留給你們受用的好東西。

——爲什麼呢？祖婆。我不要。

——傻孩子。那不成啊！鏡子是家傳的，記著要好好保留。

——那不過是您的東西，而您已經死了。

她闔上唇，不應我。

——把它帶走吧，祖婆。我會搗碎它的。

——沒有用。孩子，鏡的水銀鍍進你心窩；還有有我成份的血在你血管里流。

——放了它！放了它！

我知自己不能。摸摸脈搏，它均勻地跳動着，我不忍叫它們停下。血是怎樣在人體內循環的呢？血是紅色的，怎麼祖婆的臉一點血色也沒有？我的呢？我不知道。祖婆在她屋子正廳那幅三十吋×二十吋



的大相中搖頭嘆息，滿懷好意地憂戚着不孝孫兒。

我何嘗推諉過自己的不孝？祖婆，你生氣了？不管怎樣，我還是沒法愛你和你那面鏡子。

女人是家族中與我同輩的第一個完成祖婆意旨的東西。她斷然地走向鏡心，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跟個陌生男人，飛到洋對面去，在永遠陌生的國度里操着半文盲的生活。然而，這些單純女性的快樂此刻藉着鏡子神奇的魔力展露在鏡中女人底笑容和眼角。女人已經愛上祖婆和那面鏡子，這是多麼令人沮喪的事！

——祖婆，我決心不要鏡子了，把它移開，讓我過路。

祖婆向我招手。她說。

——孩子乖，快來看，這是什麼？不正是你要的嗎？

所有美好的東西都在這裏。

——你騙人。哥哥說鏡中的樣子叫人挺不起胸膛。

——祖婆，求求您，把它毀了吧！

祖婆又嘆息起來，嘆息我的虛妄；我憂傷她的執迷。

我是在求您，祖婆，永您帶着鏡子死去。我那麼願意再提醒您曾經怎樣走近鏡子，看見鏡里失掉自尊的少年故事：哥哥火爆的脾氣一手執着鏡子要打碎它，一面猶拍着椅子說要撕破您的臉皮，可是，最後女人還是乖乖的跟着她母親——我父親的大妹——走進大樓，將翩翩少女的貞潔無隱蔽的端放在一個黝黑、短少、精壯的男人面前。在女人拘謹和早熟的少年時期里，深恨着那晚圍坐在身畔的每一個人，他們使她過早地蒙受屈辱。我看那男人，他笨黜如一頭牛。女人並未因此向他炫耀自己生命的青青，只因明知他也有過，所不同的是我們各有各的用途。而女人與他底相遇更不過是次偶然的錯誤。女人可憐他，更可憐自己，除此以外，便是無比的憎恨。對他，和對整件事情。

女人母親就在身旁，她以肚里的眼淚向她母親求助，然而一切都不切實際。我從不重想那時候她母親的心境，何苦折磨女人和折磨她母親！我尊敬她們，一如昨日。後來的日子我逐漸明日到，在未來歲月的長程里，許多關乎自己命運的抉擇必顧全賴自己。即使愛我們如母親的，除了在身邊以愛滋養外，始終我們是要獨立長大起來的。而唯一的關聯不外是應如何秉承母親所頒的愛及希望通過我們的意志去拓展我們底新天地吧了。

我又看見祖母握着她的法寶，指向着我。

——鬼把戲！摔掉它！摔掉它！

我變了臉，瞪起眼向祖母的遺容怒叫。她翻起乾癟的病眼看我。是的，沒有別的任何事情會令我這樣難受。我試着放點耐性，靜心的再跟她解釋：

——你不能硬把我拋向鏡心，我不會謝你的。請把鏡子挪開，讓我走自己的路。

——獨自的路好崎嶇。

——我會學着走。祖母，求你！放過我吧！

——祖母是善意的，一心愛孩子。孩子還少，長大了自會懂得。孩子啊！怕什麼呢？鏡里有好多好東西，小女孩的美夢，女人們的託靠，你到底怕些什麼？

——是你怕。祖母！是你怕。你怕鏡子外面真實的世界。

——蠢貨！自暴自棄！

祖母漲紅了臉，怒罵聲像盛夏炎風滾過的咆哮。

蠢貨。

你罵我蠢貨。蠢貨到底觸到你心扉。我是不孝的蠢貨。我必須設法使自己熟悉這兩個字。是你怕。你怕見陽光。怕在太陽下真正地操作。我怎麼哭了？真不爭氣，我應該笑給你看，笑着去瞧你鏡子，笑着把臉烙在你鏡上。我沒有叫你生我下來，你聽見嗎？你強什麼？我血液中滲上你的雜質不過因為偶然，你強什麼？你的血何曾使我光榮？

——老婆子。走開，我的事不要你管。

我似乎喊沙啞了。拍一聲，把神龕兩盞小紅燈關上，把祖母血紅的眼睛熄掉。她剩下死屍樣的屍白屍白的臉。

女人抓着鏡框的手不放，女人在鏡前輾轉掙扎。女人每天晨間跟太陽一起爬進教堂，在急切的禱告聲里，畢竟却敗落在老祖婆雄渾的傳統勢力之下和我們自初生下來便開始薰染在潛意識的毒質中。接着消息傳出，女人放下書包要離國去，真相是跟腰纏百萬的耕牛走。耕牛原來不笨，是個有妻有子的男人。這對鄙視罪犯和污物的女人來說，無疑是絕大的諷刺。而我開始看到一個年青的生命因此作很深的沉思，看來冷感而倔強的女人是不會如此簡單作罷的。以這樣無言的承諾除了使人詫異外，實在是担負着

我對祖婆意識上一項最直接的挑戰。

在女人離國越近的日子里，祖婆纏綿經年的老病開始惡化，而女人心中懊惱亦逐漸顯露。女人失常般辱罵媒婆，並驅趕媒婆。然而另一方面，女人對祖婆的把戲却無能抗拒。此外，女人仍是剛毅和冷靜的，這從她書桌上文稿依然堆疊和外出活動並未因切身買賣而稍有停頓中看到。可憐的女人，至此仍死抱着理想不放。這時候我心里想：只有這樣的女人才配衝破「鏡子」的圍錮。

秋天的一個昏黃傍晚，祖婆再無力檢視她種下那許多奇異花朵，依依不捨地走了。在這短短的世途上，她是否勝者？我無意猜測。一心記掛着的是女人底解脫。然而女人已經開始上生硬的外語課，並作好多以前我們家族中那些通俗婦女們所沒有作過的鋪路工作。女人是決心以另一姿態走入鏡子了。這是否意味着女人要塗改玻璃鏡後水銀的本質？

祖婆忌辰的七個旬日我都去看膜拜的儀式。鮮花燈飾漲滿了靈位，道士滿屋鑽，許多我們的親戚，蓋上白布蓋，跪在席地上，哭聲淒厲，然都是乾着眼淚的。這使我對祖婆遺下的好多東西引起奇異的深想。

就在喪事料理期間，女人母親忙上忙下的為即將去國的女兒奔走，而女人對此竟如無覺，仍舊沒有放棄她自我的拓展；風雨無閒地每天上教堂；討論會上為最後的奉獻傷腦；深宵不斷的為未斷的思路爬格子。我看女人這樣子，欽佩之情再生。

女人終於飛走。她上機的時候我沒有送，只知道是帶着未完的論文走，走到自己比文盲更不如的地步去。我對女人此舉是懦弱地屈服于牢不可破的舊觀念抑或是傲然地漠視它感到懷疑。但無論如何，對她一貫的勇毅却是心存希望的。

我嚴肅的對着祖婆。

——看着吧。女人帶了自己的東西進鏡，這次你勝不了的。

祖婆縱聲大笑，大笑聲穿過堂，折回來再把相框震得格格作响。

——鏡子里，文章有另外的延續。呵呵呵！你這個愚笨的人。

——日光下我沒見過比你更貧窮的。你用水銀、玻璃的把戲，貧乏地營養着。若沒有這些，你早餓死了。

此刻你的年代已經老去，因此你妒忌我，因為不是一切青春之夢都能實現，我就應該憎恨人生，逃

入沙漠。

——聽聽你的脈博，我在你之內跳動。

——那不是你的。把我長育成成人，是全能的時代；永恆的命運，它們是我也是你的主人。  
何苦再同她爭辯呢？一個死人。

×××

×××

×××

女人的重現，似乎該是料想得到的事；女人的輕笑，熟悉中其實陌生。在我逐漸淡忘了老祖婆的把戲和我們之間存有關係的時候，洋對岸的女人竟以一種與她自己意願迥然相遠的形態出現，不獨證明了昨日的女人已經凋謝，更是老祖婆不息陰魂在我意識中重現的一次警鐘。這使我感到創傷。

「鏡子」——啞的偶像，諂媚的奴隸。人們常常離開人，可是他們甚至離不開「鏡子」。爲甚麼人不永遠拋棄「鏡子」？在那一刻間，我覺得要粉碎它，把它從窗門裏投擲出去。在戶外用大火燃燒，要燒得天空都熱了。或是，就隨手一拋。

——你這醜惡的東西，我要把你摔掉！

我一步步走向鏡子，一定得摔爛它。我看見祖婆的臉出現其中，她唇在動，但我聽不到是說些甚麼。今天之前我還可以平靜下來，現在有的是一股蠻橫的衝動和怨恨，這是由許多鏡子反映出來的事累積起來的。我把拳頭斜斜舉起，這次它決逃不了。祖婆用惘然的神色看我，她的目光使我看來像個傻瓜。我覺得盲動的火在腦門及眼睛內燃燒，高舉的拳頭對準玻璃中的拳就要劈過去……：……，時間好像停在那裏，我自己疑慮起來，好像是祖婆的聲音問我：到底是我怕鏡子。我又聽到握拳的手腕脈博在霍霍的响，它急促的跳動聲裏，不曉得有幾次屬於祖婆？在我的細胞孔裏頭，不知有沒有祖婆遺下的屍塊？溶解不了的屍塊！

鏡子無論如何是要毀去的。至于怎樣毀法，留待明天再想法子好了。



# 輕描四題

## 蘋果

這件T恤，白底，前面印了一個大紅蘋果。蘋果裏頭鑽出一條虫。蘋果怎麼說呢？它說：「我甜呀！」

一開始我領略不到味道。後來有一天穿了它等朋友，在天成金舖外面。因為天氣熱，所以盡量靠近金舖，裏面流出冷氣。這樣站着，站了十五分鐘，突然領悟了蘋果的道理。

它說，我甜呀，原來這樣的苦。被人咬了，無可奈何，哭沒有人同情，反而引得別人笑，於是只好裝得毫不在乎，輕鬆地說：它咬我，因為我甜呀。如果不甜，它才不咬呢，又不見它咬咬你。另一方面，這個蘋果一定不甜，假如真的甜，它不需要這樣標榜。這個告訴人「我甜呀」的蘋果，原來這樣苦。

唉，我為什麼偏偏選上它。我已經數年沒有買過一件T恤，那天和一個服兵役的老朋友踴躍，見到它，一見鍾情。怎麼想到原來它帶着這樣的感覺。怪不得

雅蒙說，一切都是冥冥中安排的了，當初沒有想到，想到也還是要錯下去。想通了，不看化也看淡。蘋果在提醒我：你的甜的背後是否藏着苦澀？我不要再想。一個人假若十分聰明一切都沒有問題，如果十分愚蠢遲鈍呢，也是好的。半天吊者如我，只好有時裝懂，有時裝傻，胡塗地活一輩子。

## 蛾

和小朋友在廳裏談話，我轉身拿一點東西，一隻蛾在我腳邊飛起。這是上星期的事。今天早上起來，進廚房要食東西，桌上是空的。女佣阿西講，麵包和牛油都在紗櫃裏面，因為天花板上都是蝴蝶。我抬頭一看，果然站了大大小小大約三十餘隻棕黑色的蛾，沒有合起翼，一個個的三角形。我笑起來。這是滑稽的場面。

我想我知道蛾和蝴蝶的分別，但是不知道有沒有弄錯。這還是小時候看兒童樂園得知的。唸書的時候沒有怎麼唸過生物，所以一直攪不清楚樹的名字，昆虫的名字。只知道柳樹在風裏特別清逸俊美，榕樹垂着許多根。蛾停下的懶得合上翅膀；蝴蝶，牠們不會棲息在天花板上，因為「每一個蝴蝶都是從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來尋找它自己」，故此假如累了，也必定站在花上，第一可以休息，第二又可以趁機找自己，一舉兩得，這是十分合理的。

我不知道現在的蛾還撲不撲燈，可能隨着科學的進步，牠們漸漸已經放棄了這個習慣。不過我相信蛾是比較重情感的生物，頭腦不大行。譬如這些停在天花板上的，也不知當初怎麼會和大夥一齊飛，極可能因為大隊中有牠的一個情人，牠想也不想就跟了去。後來大概別人不怎麼睬牠，牠自己慢慢也厭了，後悔着，便更加的疲倦，乾脆不去了。靜下來再思考，推廣一下，人生也不過這麼回事，

但是智力有限，想來想去也不很通透，變成不上不下半天吊。蛾多少有些悲哀。別人還會說牠：爲什麼你不能安安份份，做每個人做着的事。牠又實在沒有能力成爲祖紐頓李榮斯頓海鷗。

七三年三月

## 受不了

和雅蒙講起李安納韋定，都認爲他變了許多，一張臉不知怎樣竟成了四方的。我說：「如今他毛髮茂盛了，當年不是這樣。」雅蒙忽然說：「其實他是和你一同成長的。」當時不覺什麼，後來想起，真有些難過。

我受不了時間，它會什麼都改變掉，我担保假如三年不瞧鏡子一眼，我不會認得出自己。自然我有時喜歡一切的變換和成長，那裏頭的美和奇妙，差不多不可形容。只是一想到這一刻美好的，下一刻不知會是什麼，我便很惶惶。這樣沒有保障。我需要的安全感，被它完全破壞。

而我受不了時間，它竟容許一些東西擁有特權，永不改變。聽披頭四的「糊椒沙展寂寞心靈俱樂部樂隊」，還是一如初聽。「四百擊」有十幾年了，看到它也第一次見到寶似地驚嘆。而「紅樓夢」，而張愛玲……：倘若活到六十歲，我想我還是初遇般乍驚乍喜。雖然一直都明白這世界沒有公平可言，仍然忍不住覺得這似乎過份了一點。

憑什麼我要毫無條件地任由時間玩弄呢？有時我嘆着：「不如早早死了好，反正沒有永遠的事，又時時不如意。」朋友說：「千萬不可，你怎捨得。」是捨不得，這矛盾總是你刺我擋，沒完沒了。時間在你靜下來時就在你額角掠過去，那輕輕的磨，再也沒有法子。

## 匆匆

昨晚父親載我去文化館看電影，經過一條小巷，母親下車買肉乾。我並沒有下去，坐在車裏望，那店裏亮了昏黃的燈，因為一街都是黑的，竟顯得無比燦爛，彷彿那夜一城的熱鬧和繁華，都聚在這店裏頭。空氣裏有些少的風，我聞到吹過來的香味。我想着店裏的伙記等一下一定隨手多包兩片肉乾給我母親說，說：「俾你個仔食。」大概九個月前的一個晚上，便發生過這樣的事，當時我們都笑說，啊，佢重估我好細。但是這一晚卻沒有，那人想必忙罷，要不然不會忘了這小小的人情。沒有人說什麼，我們逕自去了。

我將逕自去了。已經二十年，我需要換一個遊戲場，新的一片天空。心裏只在反反覆覆：最好快些，最好快些。一切的不捨，是他日引致夜半醒來流淚的資料，此刻在頭痛，那些要帶去，那些一把火燒了算了。因為這一次不論如何齊備，待最末的一次旅程，什麼都帶不了的，再無從計較了，所以也容許自己懶散一會，匆匆上街走一走，匆匆寫下些文字。

七三年八月



許友彬  
終  
曲

序曲：歡樂

爲妳褶箋，于午夜時分于凌晨，字字爬滿玫瑰信紙，妳笑着迴身接過，觀閱之後就請捻成艘艘紙船，知道嗎？再置于時空之江，讓妳盪去。你也不必回顧呵。我將祝福寄風寄雲，飄向妳底瑣窗，捲起紗簾，落在妳底綉枕邊。我低頭尋思：太多的祝福妳可負担得了？

我以柔情爲磚，築起我底碉堡，沒有女牆亦無護城河，我尊你爲女神，我皈依妳底心靈，我膜拜妳底眼神，我祈禱：妳底小手。我虔誠的以我的情感爲祭，我的情感純白若初春的雪，懸于簷前柳尖，欲滴。我躊躇：如何不沾半塵的走入妳底夢境。

妳給我洒下季霧，我心中交織起迷惘的虹。妳是剛走出我盤古的夢的，一朵心靈皎皎心靈，一輪明月，呵皎皎，投影我波心成永恆。我奏我底情感，心曲孃孃捲上，捲上無休止符無休止。

我以顫抖的雙手去拆妳的信，信札中悄悄滑落一顆晶露。我翼翼撿起，細讀里面的春天，春天綻在我雙瞳，翻自兩瓣蝶翼。我將妳底名字刻在長流的澗水，滴成淙淙，淙淙是我的記憶。我把記憶串起，掛在我劉海的紋絡然後說：這就是美麗的永恆了，是了。

## 終曲：悲歌

我一揮袖啊去去去，我已揚起殘袂我已揚起了。揮袖之後，月已慘然。女孩，或者該終的自會終，是否？沒有爲什麼。沒有餞別，沒有。沒有歡送。我唯獨解獨酌，而笛聲再次低迴，可是响着那揮別後的一個泣？也許妳會輕淡一笑，笑亦無妨。我不怨不怨，却還因妳黯然因妳神傷。

而滿廂的秋，只是夾于我鬢髮間的暫時的必然，知否？終曲恆是响于落葉之秋的。我的心情就似那翻起復跌的落葉，那颳不起來的楓紅，楓葉的血啊！揮袖之後，月已慘然。月啊李白會邀過的，斜照李白青絲成雪的月啊，還我一面灰白無血。我仍是狂妄的啊，而洒脫呢？

我似爛醉初醒，而醉意仍濃。俯視盅底，盅底酒跡正醇發無奈的酸，令我暈眩難支。酒醒之後，吹笛的人，你灰白的臉灰白的唇。會誇說我的笛聲是龍吟呵龍吟。笛只因妳喜悅，因妳啾轉，而今却啼若杜鵑。不再是龍吟啊，笛是因妳成龍的。今啼成子夜的子規，啼得血絲亂揚，濺自指下六引之每一引每一緣，點紅子；我灰白色的臉灰白色的唇。

——詩人節·癸丑年——

# 巴士車票

有時藏在衣袋裡，有時夾在書本裡，有時塞在車座縫裡或車窗邊緣，有時漫不經心的把它丟掉，那是一張巴士車票。

那是一張巴士車票，每天清晨我便走向車站，那裏早已擠滿背着書包的學生，一股寒意來自風中，風自墳場那邊吹來，我走向車站的時候，我感覺得到。

我坐在車窗旁，天色微明，九座組屋在昏暗的燈光下，睡去抑或醒來了？

我到達板城碼頭的時候，陽光就穿過車窗，照在我手握着的車票，日影移動，我聽到大鐘樓清澈的鐘聲，看見一大羣歡欣的鳥在空中兜圈子，遠看猶如一種圖案，一種象徵，屬於命運的？——那是早晨，碼頭滿是趕着渡海工作的人，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那是夜晚，我乘着廠車歸去，工作後的疲倦使我依睡在車座上，隱隱傳到眼前是北頓工業區的一脈紅色燈火，是北上偶而照面的車燈，還有：車窗外的疾風，流動的夜，寂寞的北頓河無聲輕流，沿着兩岸荒野的沼澤。

我垂下眼睫，讓思維長着翅膀作無秩序的飛行（迷糊中我見到一大束黑色紛亂的翅膀）突然我眼前一片明亮：睜開眼看到的是巨幅死色的廣告上麻木跳動的霓虹燈，誘眼的色彩

窗櫺，裝飾的鋪面，車聲轟然，亂石般的人群移動，墓碑般的大廈僵立，燦爛如星花的夜景呵，我的巴士正徐緩地穿過它。我的巴士向城市的另一面駛去，我的巴士向着黑夜最暗處奔馳而去，我坐在巴士的尾端，我的巴士的去向竟是那麼詭秘，那麼飄忽，我竟發覺我的巴士是向着死亡奔去，一路上人們蒼白的臉，盡用手緊按着緩慢的心臟，呼吸微响，時間的响聲却在脈息湧流，無知無覺，無聲無息，而一路荒漠的風聲，我惘然醒來，才發覺那只是個驚夢而已。北海碼頭的燈光耀眼閃動，海浪拍在船舷，我已身在渡輪的甲板上，眼前是重重的黑暗，我唯一的選籍是飄忽的燈火，時亮時滅，燈火，燈火，我感覺到船的走動，水的流動，心緒風般的吹動。

有時是下着雨的黃昏，我坐在巴士裏，手裏捏着巴士車票，雨水行行瀉落玻璃窗上，急速，徐緩，而景色模糊，行人走避於騎樓底下，車輪過處濺起的水花，悠閒的紅綠燈，滿是雨水的街道，冒起一朵又一朵的蒼茫，像夜晚湖心升起的水霧，——這悄然的街景有如一個下了一整晚雪的小村莊的清晨，畫面是一片光亮的純白和悄然的靜謐（電影「齊伐哥醫生」，或「狐惑」裡的），我將臉貼近車窗，冰冷感覺蔓延整個臉頰，我不經意的用手在玻璃上塗畫，才知道雨聲曾經走來，又走遠了，走遠的，是那段戴笠帽替人捧麵的日子，那時雨對我是切膚般的痛苦，是自憐家世的晚上。走遠的，是穿着初中學生制服拼命擠巴士的一九六六年，是歡欣戲雨的童年，是從學友會的樓梯拿了書本走下來……

有時下着雨，我被雨困在巴士站裏，沒有雨傘，沒有雨衣，焦急地等巴士。雨在四周，時而輕灑，時而驟密，一陣又一陣，如稀散的輕煙，如某人佇立在落雨的窗前，輕憶起一段往事。我看着腕錶的秒針跳動，聽着自己的心跳，而雨水沿着車站邊緣滴落，我身上全是雨滴，神經的末梢，一陣陣冷的觸覺，淡淡的愁意就隨着雨聲無邊際的升湧起來，是的，外面是一個雪亮的世界，自然的靜謐，除了車子飛馳而過揚起的水花，除了擋風鏡上擺動的雨刷子，除了急促奔走的行人，除了……這應是一個奇幻的世界，死寂的電話亭內倒掛的電話因風吹而擺動頻頻，一隻孤瘦的狗伸長頸子在垃圾堆旁徘徊，一大群麻雀在電綫上吱喳，潺



潺的溝水自流，水上有小截浮木，半浮沉的錫罐，紙船的殘骸，有流遠了的玩具。我只能四面觀看，因為路在雨中，巴士在雨中，我等待的巴士在路上飄搖，我不能離去，所以，我只好焦急的等待着，等待着……。

有時候午夜乘坐最後一班巴士從市區中回來，往往一股無緣由的情緒就在那握着車票的手開始，從眼簾閃過的是一盞盞遙遙相望的銀色的街燈，一排排在黑暗中酣睡的屋宇，還有樹聲風响，巴士引擎的驚呼。我在暗淡的車燈下詳看那張車票，它面目粗糙而模糊，而不受人注意，我把它夾在大指姆和食指間來回地搓捏，捏出來的却是紛然的心景，一幅又一幅的，在車票的表面，重現，消失。重現消失，我找回了一些自己喜愛的聲音，找到了過去孱弱的身影，找到了那份快要被遺忘了的感情，那和歲月糾纏不已的生活片斷。

走下巴士，橫過馬路，那座巴士車站冷清地站着，我將手中的車票撕碎，一揚手，它就飛揚在空中，像一群在風雨中迷失的蝴蝶，身不由己。我站在組屋的入口處，凝望着街道，似乎要目送些什麼，又像要迎接什麼，但我知道，我手中還是會握上另一張巴士車票。

啊！巴士車票。

## 漫談玉婆與胡適

把東方學術界巨人胡適先生與西方超級紅星伊麗莎白泰勒女士寫在一起，似乎風馬牛不相及，但細思其生平若干事蹟，對比之下，頗有些嚴肅的人生問題存焉。

西方社會重視藝人一如重視學者。遠者如賈萊古柏逝世之日，西半球同聲傷悼，不少國家元首或政要的致唁慰問遺屬，近者如尼克遜總統接待布里茲涅夫時，特地的邀請一批巨星作陪客，介紹給蘇俄「貴賓」認識，於此可見一斑。

伊麗莎白泰勒初以玉女明星崛起影壇，即已風靡世界。其後藝事日精，艷名日熾，萬方矚目，傾慕滿天下，不免的蜚短流長，綠揚紅杏，於是毀譽交加，既是藝人本色，亦為名人常事矣。到了她與李察波頓相識之後，兩人大有相逢恨晚，非君莫屬之慨。多方檢點，芳心似雪，經常信誓旦旦，語語甜蜜，歷時九載，果然闔閭清平。對於影壇頂尖人物而言，並非易事。不意月前，忽傳暫時分居，好像事出無因，迅即彼此在羅馬重歸懷抱，但緊接着由律師宣佈此離，其朋輩作証並無任何緋色男女插足其間，此事非關風和月，只是愛情像機器零件，接觸太久，磨損報廢，所以雙方最後還是友善地分手而去云云。

平心而論，這一對銀色「美眷」，當初確是由純愛情出發，以浪漫而又嚴肅的步伐，走

婚姻之聖壇，九年來彼此也確實盡了最大的職責和努力，然後終完畢竟不能長相携手，香板酒終於變成了白冰水，不過這一次衆人們對於伊麗莎白泰勒的這一宗離異事件。只寄予緘默與同情，不如以往那樣，每有風吹「花動」，便噪鼓譟責之聲四起。頗有愛之深則責之切的味道，並非單純的「多管閒事」。尤其是其朋友那一段談話証詞，愛情像機器零件日久磨損之論，更加令人爲之黯然神傷，對於今日文明之嚴重物化症狀，往復三嘆。假如愛情真的是像螺絲釘螺絲帽之類，則傷心人又豈只獨伊麗莎白泰勒女士一人而已。舉世離夫棄婦，以及無辜受害的兒女，此等人倫之痛，都將是無可奈何的命定了。這一點是相當顯明的，誰也無庸加以否認。

其實若細味起西洋社會最內在的文化精神，基本上就有一深刻的悲劇種子隱伏着，此即人與自然之隔離，以及人與人之隔離的雙重精神分裂。著名的羅密歐與朱麗葉的血肉之愛，固然可以垂淚千秋，但因兩人未曾結合，果眞住進婚姻之塔而考驗十載，是否不會令莎翁頹然擲筆投杖而起，實難保證。今天，在物質文明飛輪加速回轉之下，機器零件經常磨損，聲隨時更換。此所以目下的西洋社會，婚姻往往如朝露，X先生Y夫人，你可以逐月逐年的代進去A B C D各姓（猶如Algebra的數學原理一般）。換新汰舊對機器而言自然屬是好事，但是人該是機器嗎？西方社會的哲人文士藝術學者，已深刻體認到此其個中的悲劇苦况。雖然有些人以假獨身主義作真游擊的浪子或蕩婦，表面吹噓身懷鈔票，可以自由自在東遊西玩，若干夜的捫心自問，不過也只是自欺欺人的迷心之論而已。君不見伊麗莎白泰勒女士歷經愛情的遊擊主義，而遊擊成空，隨後進入了愛情的碉堡主義，而碉堡爆破。現在，她了然頹立于情感的荒野之上，落寞地思索愛情究竟是甚麼。

每逢愛情的悲劇發生之際，我經常想起那個號稱打倒孔家店而保持奇妙的婚姻情况的胡適之先生來了。

胡適之先生爲中國近代文化界一大奇人。他的不少文章，寫兜巴巴的，左一句說耶，右一句諷孔。中國文化在他的筆下幾乎只是一大堆垃圾。但是他的實際行爲却甚爲微妙，其「溫柔敦厚」絕對不亞于孔門高子弟，「寬恕容忍」堪作耶穌的使徒。平生臭罵「禮教吃人」，但自己的婚姻，却就是禮教下的範例，真正是奉命成婚後才開始戀愛的中國土法（此處土

字，道地之意，不是價值批評），不但未曾打破「周公大禮」，踢掉「洞房花燭」，而且還變成「P.T.T協會」的會員，終身與其鄉土夫人敬愛有加，還爲她寫過一些閨秀體的情詩呢，對於一個混身洒遍歐風美雨而開新文化風氣之先的全盤西化大師，這樣的做法的確真是不可思議的傳奇。胡適之平生且不二色，似乎連西洋合法的脫衣舞也不會去看過，所謂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比起英國那個挑花浪浪的羅素大哲學博士來，可真有天壤之別，甚至比地理學泰斗朱元晦，道學護法韓昌黎的私生活，都更來得端正嚴肅，但說起話倒是多了幾分幽默感，令人覺得平易輕鬆。民國以來，許多人罵他是洪水猛獸，爲左道開路，而左道中人却詛咒他是妖花毒草，替右派打先鋒。事實上，胡適的爲人，根據一些現在台灣所保有的事蹟資料所記載，乃是忠恕篤實，誠懇謙恭，可以入山東孔廟與會子並列，亦可以上羅馬教堂與保羅同繪。難怪他逝世之後，蔣介石會親輓一聯云：「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確確是非常公正的一句評語。

胡適之平生又在口筆方面鄙夷東方的精神文明，標榜歌頌西方的物質文明。可是他自己就是非常精神文明的，尤其是那一手情豐秀逸的書法（台灣的各博物館存有），就是古典東方文化中的幽蘭與風竹的象徵。又相當「輕財重義」，半點都沒有物質文明的銅板味，陳之藩先生的那一遍「在春風裏」會記有身受其惠的事蹟；若照西洋紳士的論事計酬、分毫不爽，金錢上永遠不與人來往，而只跟銀行打交道的正統衡量，他的西化是 Flunked 的（不及格），甚至還有點「江湖味」，借他自己的兩句詞「葫蘆裏也有些微藥，試與君猜」，用以寫照，還願爲傳神的呢。

他既是全盤西化大師，偏偏又全盤否定上帝耶穌——西方文明的精神支柱與道德倫理基礎，亦是不可思議的想法。他的道德來自篤行與自制，天理與良知，這完全是中國哲人似的精神文明，百分之百的傳統土法。既沒有從小由西方社會薰陶濡染過甚麼，又沒有從上帝耶穌那裏啓示過甚麼。胡適之經過了留學生活後的西化成果，大概只有三項：白話文、言論自由、與科學方法。但他把科學方法推演爲「大胆假設，小心求証」。實際上，西方的科學假設絕對不是甚麼憑空大膽，而是先得有相當程度的可靠迹象，然後才憑邏輯思路推理，得一假設的暫時理論，然後才虛心求証，把不够充份的証據補足，而成立一個比較確定的律則，



所以是實地假設，虛心求証。筆者倒覺得「大胆假設，小心求証」是古代中國式的科學方法，所謂「大胆假設」，就是「想當然耳」的憑空大胆下一命題，然後搜集可以符合此假設的証據，當然多多少少可以獲得一些，大半是羅織到的若干條件，而不是邏輯上必要而充分的條件。又「小心」兩字含有爲達到某種目的必須謹慎而爲之意；「虛心」二字只是謹慎而爲，並無預立目的，更無先以爲目的是對的意味。「大胆」兩字含有意氣從事，憑空冒闖之意；「實地」兩字則含有客觀上可以掌握的一些外界實在的東西。中國古代科學不能飛躍發揚，邏輯數學思想不發達爲大原因之一。

然而，以上的這一切。對於胡適之的婚姻態度，却是意外的有利有益。因爲從傳統的與人爲善作出發點，再加上大胆假設那一樁婚事可以有結果，婚後又小心求証其假設爲真，于是夫人爲他做的任何小動作，都是愛意的，詩意的，合于論証假設之條件，因而彼此不斷增益感情了。反之，假如是邏輯大師兼哲學家羅素奉命結婚，我想他絕不首先大胆假設出愛情與幸福等多目標的方案，最多在洞房之夜實地體驗當時情況之後，開始作一可疑的或好或壞的假設，然後再每日虛心求証，新娘的優點固然一一記錄下來，缺點也同樣不能遺漏絲毫。如此一來，通常人情總是缺點多于優點，忘恩易于忘怨，不要說奉命結婚的陌生娘子，就算是自由戀愛的安琪兒，亦必日久生厭，積怨成恨，終至毀盟反目，告堂離去了。所以，羅素與胡適之雖然同是不認識上帝的思想家，但羅素代表物質文明的真傳，對事是「認理」不認「情」，專講客觀；對人是肉體第一，性慾優先。而胡適之則是暗承東方精神文明的氣質，情誼很重，理法兼顧，物質與物體都比較輕，甚至有些行爲是很有形而上的意味的。胡適之先生所具的西方思想屬於外煉的，而不是內發的，不過他自己不自知而已。許多人以為胡適之與羅素的人生理想相近，其實不然。他們不過貌合神離。至于愛好和平與自由方面，普天下之相同的還多着呢，又何止胡適之與羅素二人而已。

胡適之的思想文章境界，可以「疏影橫斜水清淺」，若細從骨子裏透視，卻是「暗香浮動月黃昏」。這一套道德的行爲主義功夫是道地中國玄學的具體社會化的落實表現，伊麗莎白泰勒對此固然不會懂，略識中國文化皮毛的羅素亦甚茫然。伊麗莎白泰勒也好，羅素也好，一生的愛情與婚姻，「紅杏枝頭春意鬧」，而其內在的精神境界則僅僅只是「金屋無人見淚

痕」。

伊麗莎白泰勒的愛情故事，不是一項單獨的特殊事件，而是反映西方社會比較普遍的趨勢，尤其是在基督教精神沉隱與商工業促使人性物化的當代歐美世界。胡適之的愛情故事，則潛滋自中國古典文化的歷史土地而與西洋迥異。中文「伴侶」二字，意義至為完美。「伴」字指彼此各是「另一半」，合起來才成爲一個人，「侶」字指「兩口子」串接起成一塊而變爲一個，故都以單人旁而不以雙人旁。婚姻之理想是；少而相親，壯而相愛，老而相憐（憐爲珍惜溫存之意，並非悲哀可憐）。沈復在浮生六記中曾經說過「年愈久而情愈密」，即是此種思想之表現。然而，這一切亦已在西風的侵襲之下，而逐漸凋落于中國現實社會中。今天，東方社會在吾人熱切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之中，切莫忘了去注意西方的愛情生活遠不如其科學建設那麼紮實經得起考驗，甚至愛情也只是像機器零件。被批發、零售、裝接、磨損、換掉、還有進垃圾場。

每當我想到胡適之與伊麗莎白泰勒兩極之間傳奇性愛情事蹟。常不禁泛起心頭一連串惆悵激盪。難道當代人類的愛情真是「無可奈何花落去」了嗎？我相信一種中庸性的結合着道義之美與浪漫之美的雋永之愛情。會有一天又冬盡春來而「似曾相識燕歸來」了。

賴永宜譯

# 玉婆自供

超級巨星伊麗莎白泰勒最近接受一次訪問，開誠佈公地吐露了心聲，她親自撰寫墓碑，娓娓道來一切關於她對於愛情、金錢、服飾、美麗、最景仰的女人、身為猶太教徒和理查波頓（還會有誰？）的觀感，以饒廣大的讀者。

伊麗莎白泰勒說：「要形容我自己嘛！真不知道應該怎麼說才好，我從來沒有想到過這些。我只能告訴你我所熟知的自我。我其實是很害羞靦腆的，好多人都誤解地認為我這個人好出風頭而且勢利眼很重。每當我走進一間坐滿陌生人的屋子裏時，都會感到僵硬發怔，而且有時候搜盡了枯腸也找不到話題。在宴會的場合裏，我多半是在傾聽別人的談話，把別人的觀察或心得悶在肚子裏等到回家後再說。回家之後往往盡可以大聲地說那些人或那些事，這樣比和陌生的人在一塊聊天容易得多了。」

「我實在不知道應該如何來形容自己，我熱愛工作，嫁給理查波頓是所有的其他事情中我最喜愛的，同時我也十分疼愛子女們（她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和一個養女）。我不善於操作家務，個人的脾氣也並不馴良，但是有時候我也會偶然地稍微馴服一下別人。我的性格多變而且不可預測。在工作的時候我並不偷懶，但是却很容易便能養成隋性，我這個人也很好

吃，對一切什麼事情都感覺到很樂觀，當然，這樣對我是沒有什麼好處的，我得設法有個節制。我是一個能知道自己的長處和短處的女人。」

我一生之中有過太多美好的回憶。如果要從其中單單挑出一段來說也很難取捨，即等於每天都有一個非常快樂的時候，我也盼望明天依然會有，我真的說不出其中的任何一個，因為我的繼續存在，快樂時刻不斷再來，我想，萬事之中改變最大的仍然要算是我和理察的再度相遇。」

「第一次邂逅理查波頓是在一九五二年的夏天，那年我才僅只有十九歲，那是在一個盛大熱鬧的宴會上，當時我並未對他着迷，雖然如此，我仍然認為當時他說的話是太多了。然後到了一九六二年在埃及拍攝「埃及艷后」之時我和他又再度重逢，那時候我自己也開始感到一絲的恐慌，因為我是和一個鬼魂生活着，我還是很愛戀邁克陶得，雖然邁克陶得老早已死了五年之多那麼長久了。」

「理查波頓了解到這一點，所以他應用很溫和的手段來促使我懂得這種念頭是很不健康的，所以至到今天為止我仍舊熱愛記憶中的邁克而不只是他的鬼魂。我的意思是說，邁克是一個克服實際的障礙，他似乎還是時時刻刻與我在一起，我依然地愛他如故，而且還經常談起他，但很幸運地已不再感到那麼的悲愴了，那只是一種甜美的回憶。要是我沒有理查波頓我真的會不知應該怎麼辦了。」

伊麗莎白泰勒她自己也懼怕死亡嗎？「我有一次已經相當的接近鬼門關了，所以我能夠知道這個中的滋味，實際上，我一點也不害怕理查波頓和我自己的漸趨衰老，假如說他忽然間有個甚麼意外，那麼恐懼當然對我乃是完全免不了的。但是我有足夠的勇氣來照顧自己，所以，任何的這一類的意外都不可能會嚇倒我一輩子，可是另一方面，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應該如何是好。我從來就未嘗測想過一旦生活中少了理查，所以我也答不上這個問題來了。」

「面對米高之死我有勇氣活下去乃是因為我必須活下去之故，我要他能引我為榮，即使他已在天國之上，當然，那個時候事實上我本身也還有了身孕。我會有過好幾個重大的足以影响我的一生的決定，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就是告訴理查說我要和他結婚，我並不希望他離開



他的家庭，但是如果他要我這麼做的話我相信我是會答應的。我現並不想和別人約會或去探望別人，因為當你全心全意愛一個人，就無法隨便地跟別人出遊，最少我自己辦不到的，你知道，我乃是一個很講究專一的人，爲了一個做人的原則，平日我沒法子假裝快樂，看起來的確有點兒不公平。」

伊麗莎白泰勒覺得一個女人，在婚姻中的地位其實並不會比男人高，吵嘴是有助於婚姻的，至少它會把誤會澄清。而且一個人如把一切的話都埋藏在心靈的深處並不是完全正確的。理查波頓的脾氣倒是很大，別人也這樣跟她說過。除了她的「不善于家務」之外，伊麗莎白泰勒正努力學習做菜，做好的菜餚都是事先自己嘗嘗，她做菜既不用食譜，也不用舌蕾嘗味記在心裏，有時候她甚至連食譜也懶得去看，裏面提到的加這個，添那個，她嫌它未免太噁噁了。

伊麗莎白泰勒脾氣的晴雨計是她那一雙非常美麗的紫色眼眸，世界上眼睛長得動人的女人很多很多，但似乎却只有伊麗莎白泰勒的秋波顯得最媚人。要是說到使她不悅的事，她的雙眼中就會自然地發出紫色的絲絲怒火了。

提到大家認爲她的「噴射式生活」，伊麗莎白泰勒說：「我並不是生活在一個空洞的世界裏，因爲在每一年就在全球各地都免不了會有幾個宴會必須前往參加，因此就得每年得乘噴射機往來歐美各地，經常看起來我是在與噴射機爲伍。」

她現在比較有點兒野心：「我是那一種隨風飄逝而全無所謂的人，我對事業毫無野心，我只想自己過得快樂，而把事業置之腦後。我希望自己的孩子們長大之後能成大器，我也給予他們所需要的愛——這就是我最大的希求。」

「我經常談過有關退出影壇的事，理查波頓也會經有過這麼的一種念頭，但有一部真正精采萬分的劇本拿在手上的時候，這一種誘惑對我而言委實是太大了。演戲在我的心中已經根深蒂固，我就是那麼地愛演戲。我最喜歡靜悄悄地沉醉到角色的世界裏，我也愛演一些比較吃重的角色，因爲這樣才是演戲，你要花更多的功夫，而並不單單僅僅只是唸唸台詞而已。」

伊麗莎白泰勒至今猶仍不知道她究竟在那一部戲裏演得最好，但最難演也是最具挑戰性



的一個角色是「誰怕維琴尼亞沃美」，那時她才卅二歲，爲了劇情需要體重得卅廿磅，這一回可以算是她所聽到最好的一個命令「加胖」。在真實生活裏，她說：「我很容易受騙，耳根軟，一直老是被人欺侮，理查也是如此。可是我寧願受人騙也比做人奸滑好。」

她是虔信宗教的，會加入猶太教。她常祈禱上帝。談到女權運動，她說：「男女有平等的待遇和基本權利我很同意，因爲我很幸運的一生都享有這種權利，在婚姻中我也有着平等的地位。」

麗莎是個富婆，但她最不關心的就是這件事，她從來就不知道自己到底賺了多少錢，也從來便沒有想過它。

她說：「孩子們都有教育基金，安全也有保障，理查波頓和我也不必爲這種事操心，我們也有錢。我想有錢唯一的一點就是你把錢花掉乃是一種樂趣。」「我的一位叔叔才剛剛去世不久，他是一位超級百萬富翁，但是我覺得他雖有錢但是毫無樂趣，這是很可惡的，我是說天天替錢財擔心又數着鈔票像個『小氣財神』似的，老天，那是很痛苦的。」

「我和理查波頓都不知道我們究竟共有多少錢，我只知道我們過得很不錯，想花錢時花得起，想舉行個盛大的宴會時就舉行，很好玩的是我只花過一次大錢開宴會，別人都以爲很意外（那是去年麗莎四十歲整壽的生日宴會。）每次宴會所需花的錢，我一定捐贈同額的錢給『聯合兒童基金會』。」

「人們常爲自己的外貌和身材擔心，而忽略了人的本性，假如一天到晚老爲自己的外表着想，那你的生活圈子必只在於自己，當我照鏡子時我只看到那是一張髒的臉或是未化粧的臉或是化了粧的臉。」

「最好把保持美麗那些節食或健康操置之度外，享受生活，這重要的，不管一個人在外表看來如何，假如具有內在的美德那比有一副卅六——卅六——卅六的身材還要漂亮的。」

「舉例來說：南斯拉夫的第一夫人布洛茲夫人，我想她才是真正美的婦女。因爲她有內在的美，和甜美的笑容。」莎麗在強調天然美之外，也不否認自己須要靠化粧品來維持，「理查常叫我不化粧，我要是不化粧，臉上就覺得空空的，已成習慣了。」

麗莎除了布洛茲夫人以外她認爲誰最美呢？「阿娃嘉特那是我心目中最美的女人，她入緣

好，心地坦誠，而且一表無遺，她從來不企圖掩飾什麼。我想奧黛麗赫本、蘇菲亞羅蘭和碧姬芭杜她們也很漂亮，即使這麼久了我從來沒有看過他們演的電影。我想麗歌蕙芝也很漂亮。」

伊麗莎白泰勒如何的享受生活？她說：「我喜歡坐得舒舒服服地睡、吃、喝好酒，讀愛情小說，聽音樂，一動也不動地，如果要存心去找快樂是永遠滿足不了的。」

伊麗莎白泰勒以前的生活就有規律得多了。可是：「我對時間沒有觀念，就像一種病似的，如果我克服了這個毛病生活便有規律了，這不是放任也不是自我解脫，大概因為自我幼年起，當必須同時去上學和去工作時，我寧願一樣也不去，而單獨選擇去騎馬。」

關於服飾：「我對服飾並無特殊愛好，真的我穿衣乃是爲了自娛，理查也是。我會買過一兩件長裙而從來沒穿過它。還好，長裙是用毛皮做的，我可以把它剪短，穿迷你裙是比較有意思的，有時候我會買長袍，穿起來簡單而又有古典氣派。別的時候我穿衣服是隨着突如其來的意念或跟我的情緒而改變的。我最喜歡土耳其式長袖腰部繫帶的長衫，同時也穿寬鬆的長褲，這些都是最舒適的衣服，我常到華倫天奴衣服店去訂製一些特別寬大的褲裝。因爲現在流行的衣服朝夕瞬變所以我很少買，我認爲流行已經不再是一種固定的形式；自從克莉絲汀迪奧死後，流行不再是一種樣子。像迪奧那時候，流行影响着整個的外貌，帽子，手套，適當的手袋，適合的皮鞋，現在流行則一起混着穿不管合不合適。我想自己創造出一種個性是比較好的，同時也不必花去太多的錢。」

伊麗莎白泰勒的名氣那麼大，對她而言有何感想：「要走在街上逛逛馬路買東西，在我一生中只有一次不被人指指點點的，那是十五年前去莫斯科，那裏沒有人認識我，真是有趣，但那裏的女人差不多都沒有化粧，所以我穿的皮大衣和鮮紅靴子在人羣之中就有點兒的特出，所以，他們一定都在猜測我可能是什麼芭蕾舞女伶之類的人。」

談到世界的未來，她說：「我感到十分恐怖；爲那孩子和孫子們覺得可憐，要在今天這樣的一個世界中長大。這是個瘋狂的世界，充滿暴力和仇恨，人們只有接受這種無人道的待遇。人類的慈悲和禮節慘遭剝削，發了狂的人在世界各地猖狂。」

「假如你不是麗莎泰勒，你願意成爲那一個人？」

「我想我喜歡當理查波頓的太太。」

理查波頓是麗莎最津津樂道的話題。波頓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呢？麗莎毫不思索地答道：「理查是一口井，是有着無止境的深度，你不能形容火山爆發的情形，你也無法形容無風時風聲吹過樹梢的天籟，理查的為人也是無法下定論的；他在各方面的程度都是敘述不完。像智慧上和情感上。他能徹底地當一名滑稽的小丑，或者是道貌岸然的教授，是一位偉大的故事家也是一位偉大愛情家。」

「我和理查最喜歡的時刻就是每天晚上熄燈之後，他躺在床上吸着最後的一支雪茄烟，我們無所不談，有時候一談就是三個小時，尤其第二天不必早起的日子裏。理查和我很少分離，所以若有時要小別一番的確是很難受的滋味。星期天對我們而言要算是最舒服的一天了，可以自由自在的睡到九點半鐘才爬起床，完全沒有傭僕的打擾，看看報紙，談論一下事情。就是兩人在一起，很安靜，完全與世界隔離，那真的是一種最理想完美的幸福。屋子裏踱方步，出去院子散散步，牽狗去躍躍躍躍或者坐着看看書，有時偶然抬頭一望對方聊他幾句話的。每年有好幾個禮拜我和理查都去格斯坦渡假，在孩子上學時期，光只剩下我們兩人，我們只想獨處，做每件事都在一時，有時也去附近的小店吃一頓飯的。」

伊麗莎白泰勒把她的事業和生活互相並不衝突，她說：「我絕對不允許事業和家庭混為一談，當我拍完戲，在鏡頭一結束之後，我就不再提起，等我回家事業上的問題早已被我遠遠拋在腦後了，我在家裏面從來不和理查波頓談論片場的種種事情，因為假如要是他在片中沒有演出，聽了這些話會自然地感到很厭煩的。如果有兩個人一塊演出的片子，則大家談勁大開，可以大規模地討論片子的事，因為這是我倆所共同興趣的事。」

「在理查去拍攝片子的期間，我也絕不容許任何精神上或身體上的事情去干擾他的工作，除非我和他同一片場拍戲。」（在過去幾個月中波頓夫婦替ABC電視公司拍九十分鐘的電視長片，名為：他和她的離婚。）

伊麗莎白泰勒真的能過着波頓太太的生活嗎？「兩年來我都沒有工作，成天只是替理查當管家婆，我不因此為苦，像是拍片或不再成為人們焦點注意中心。拍片並不是我的生活，我嫁了一個人那我就得計劃一心一意陪伴他。」

那麼她能過一位母親的生活嗎？「把孩子天天綁在身邊，這個媽媽是做錯了，要是我的孩子想跟我團聚，那也是很好，而且他們大半的時間都和我在一塊，而我也喜歡享受天倫之樂。特別是孩子真正想和我聚在一起時。」

每個女人都喜歡接受愛的餽贈。「我也喜歡，尤其是理查波頓出其不意地送我一束花或一件禮物，不管那是什麼，有時候很名貴，有時又很小，像他在道旁採的一束花。」伊麗莎白泰勒很少流淚：「特別是在私生活裏我不輕易落淚，但看那些悲傷的老片子，我可動不動就淚如雨下了。」

伊麗莎白泰勒對馱夫術有什麼見解：「那要看太太和先生而各有所異。像理查和我，我們兩人光靠耳朵就可靈犀一點通，我們在音調上一樣，在波長上也一樣，每天至少有十五次之多彼此是同時說同樣一件事，我們的一切都是形影不分的，但很多人就不容易做到這麼樣的一點。」

他們最喜歡聽的音樂是貝多芬第五交響樂章。伊麗莎白泰勒認為她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麼？如果她要去一渺無人煙的荒島，她願意帶什麼東西去呢？「我想我已說過了，我不願意把孩子老留在身旁，所以我帶着我的愛，知識和經驗，以及我心愛的動物，和許多的書，當然還有理查波頓。」

說到她的人生觀，伊麗莎白泰勒說道：「人生不光只是活下去，我是很關心這一點的，至于整個世界，一個人是沒有什麼能力去改變的，但人與人之間却永遠休戚相關。要說我隨波逐流沒有自己的意志也不太對。但是我個人生活中我確實是一個相信命運的宿命論者。我試着享受生活裏的每一時刻，常常想到明天，但不為明天擔憂，明天可能有十件困難的事在等我去做，但在明天以前，誰也不知道到底有沒有，我不善憂鬱，我的確在享受生活，其實我現在就在享受中。」

「假如必須替自己寫墓碑銘的話，內容將是如此：「這裏躺的是伊麗莎白泰勒波頓，謝謝上蒼賜給我每一時刻，不論是美好或是艱苦的，我都把它當成一種享受。」



## 批評

生活、舞台、舞台、生活，對他（她）們來說，一切都是戲。七月五日，金像影后伊麗莎白泰勒，在紐約市的寓所，宣布與第五任丈夫李察波頓分居。這個消息，立刻便引起全世界影迷的轟動，大家都紛紛猜測這其中的隱情。

伊麗莎白泰勒本人，更不時地製造空氣，一會兒說「喜歡男人注意她她」，一會兒又表示「對愛情感到寒心」。好萊塢甚至有人傳說，伊麗莎白泰勒與彼得勞福，有上了那麼一手。

正當所有關心他倆的影迷們，都在討論着這對有史以來，最引人注目的銀色夫婦，是否會離分時，情勢又有了出乎人意料之外的轉變。

伊麗莎白泰勒與李察波頓，竟然在甫宣布分居的十天之後，在羅馬機場上，公然地演出喜相逢的場面。又親又吻，是又摟又抱，煞像一對小別勝新婚的恩愛夫妻。

全世界的萬千影迷，馬上便在各報的頭條新聞上，得悉此項喜訊，欣慰之餘不免感到似乎被耍了一記。

其實，說穿了也就是這麼一回事。一向被譽為「絕世美人」的伊麗莎白泰勒，逐漸感受到年華老去悲哀。她無法忍受世人對她的淡忘，因此隔些時候，總要製造些新聞，以維持自己在觀眾腦海中的深刻印象，不斷地製造桃色糾紛、結婚、離婚，以及各種奢侈浪費的行徑，甚至自殺，都是明星們替自己宣傳老手法。不過，將這些伎倆作了最有效的運用的，還是這位鼎鼎大名的「玉婆」伊麗莎白泰勒。

不僅只是伊麗莎白泰勒本人如此，就連她的兒子米契爾和媳婦貝絲，也爲了婚姻的事，在影城內鬧得一片風風雨雨，傳聞不休。米契爾是伊麗莎白泰勒最鍾愛的長子，他無論是在面貌或性格上，都與母最爲相似——爭強好勝，無所羈絆。這孩子自出生以來，便一直生活在母親盛名和金錢的陰影之中，對於這種外在的壓力，早已就感到不勝負荷，總希望能早日擺脫這些，過過自己真正喜歡的生活。

米契爾有一次在夏威夷度假時，認識了那兒念大學的貝絲，兩人志同道合，都鄙棄奢靡

，崇尚自食其力的生活，在一陣熱戀之後，很快地兩人便走入了聖壇。

婚後，小倆口放棄了母親伊麗莎白泰勒在自己紐約市豪華住宅的緊隔壁特別爲他倆購置的一座完全相同的宅邸，竟跑華理司山上的嬉皮村中，過着簡陋得近乎原始的生活。此舉雖使做了婆婆的伊麗莎白泰勒，有些傷心和失望，不過究竟是影城中，青年自立自強的一段佳話。

不料貝絲在生下了女兒夢娜之後，母性大發，認爲山上的簡陋生活，會使孩子管養不良，因此不顧丈夫的反對，帶着女兒，毅然決然地搬了下山來。

固執的米契爾，知是爲了自尊心的緣故，還是另有着隱情，一直不肯下山與妻女團聚。這對懷抱着理想的小夫妻，就在現實生活的考驗之下，宣告化離分飛了。在這場婚姻悲劇中，遭受打擊最大的，既非貝絲，也不是米契爾，倒是那初爲祖母的「玉婆」伊麗莎白泰勒，因爲這樣一來，她就難有機會，見到她那命根子似的寶貝孫女兒了。爲了怕失去夢娜，麗莎會傾盡全力，希冀能有所轉圜。可是小倆口意志已堅，麗莎雖舉雙手反對，乃亦往喚奈何！

雖然麗莎口口聲聲，不願子女步上自己的後塵——五度新娘，多次離婚，但看她目前的種種行徑，所表現出來的那一貫視婚姻如兒戲的態度，她和李察波頓要能白頭偕老，看來也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因此，儘管麗莎一再發誓「今生今世永不再婚」，但——六度新娘——對她來說仍是可能的。

# 風訊

□邁克已從新加坡去了美國讀書，本期發表他們幾篇文章，大部份是從美國寫來的，他們作風年來趨向輕描淡寫，漸漸有自己的風格，這是值得我們高興的。

□本期我們選載了羅錦堂的「歌德與中國小說和戲劇的關係」。原文刊於香港的中華日刊四月號，這篇文章研述了中國戲劇和小說給予這位德國大詩人的影響，詳盡而清晰，可說是大塊文章，我們不惜以較多的篇幅一期刊載完畢。

□麥浪譯馬來詩人拉笛夫的「聲音」，讓我們讀這位傑出詩人的新作，我們會出版拉笛夫的詩集「湄公河」，由牧羚奴與梅淑貞合譯，列為蕉風文叢，為華巫對照本，現仍有部份存書。

□溫瑞安的「恍然外記」，是他的組詩「白衣四記」最後一首，可和以前刊出的三首合起來讀。

□張瑞星的作品第一次在本刊出現，「八月天」寫一段很平凡的日常生活，清淡自然，這說明了一件事：只要作者肯觀察，可寫的題材俯拾皆是，不一定要「曲折離奇」或「爲國爲民」的旨意才可以寫。

□「鏡子」是一位澳門讀者寄來的作品，我們可當「寓言」式的創作來讀。

□電影人物方面，這期選了「玉婆」來談，一是創作，一是翻譯。關於電影方面的文字，曾經有些讀者寫信來，希望不要刊登，以保持蕉風的「純」，其實，電影是藝術的一種，好的演員本身就是一個藝術家，像理察波頓，由於他演莎士比亞的戲劇，相信他對莎劇的認識，並不比任何一位只會唸一兩段莎劇對白的學院派教授差。



# 請閱下列四種叢書

## 棕櫚叢書

宋子衡著：宋子衡短篇

冰谷著：沒有黃昏的日子

每冊訂價馬幣二元

郵購地址：

**NG NEOH LENG,**

153, Jalan Tanah Liet,

Bukit Mertajam.

Seberang, Perai.

## 犀牛叢書

1 李有成著：鳥及其他

2 麥秀著：再見斑馬線

3 思采著：風向

4 梅淑貞著：梅詩集

每冊定價馬幣二元

郵購地址：

**TEH BOON CHOOI**

317, Tanjong Tokong,

Penang.

## 五月出版社73年新書

子木著：白天的月亮（小說）（已出版）

流川著：流川論評集

牧鈴奴著：牧鈴奴詩集3

南子著：填河（散文）

謝清編：新小說集

謝清著：醉了，芒草（小說）

郵購處：

**TAN HONG YEOW,**

11, Lorong 27,

Geyland, Singapore 14.

## 蕉風文叢

尼金斯基日記（牧鈴奴 郝小菲合譯）

閒思錄（黃潤岳著）（已售完）

填鴨（完顏藉著）

點線隨筆（歹羊著）

湄公河詩集（拉笛夫著）

郵購地址：

**CHAO FOON MONTHLY**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蕉風文叢訂購辦法

■叢書五本：「尼金斯基日記」 (定價一元)

丕 羊著：「點·線隨筆」(定價一元六角)

完顏藉著：「填鴨」(定價一元四角)

黃潤岳著：「閒思錄」：(定價一元)(已售完)

拉笛夫著：「湄公河」(定價一元)

## ■訂購辦法：

●預約者請填寫下列表格，在書名前( )內用△號劃出預約書目，連同應付價格同值的郵票寄交：

蕉風文叢收：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蕉風文叢訂購優待單

訂購者姓名	(中文) (英文)
訂購者地址	(英文)
訂購書籍：	( ) 點·線隨筆 冊 ( ) 填鴨 冊 ( ) 湄公河 ( ) 冊 ( ) 尼金斯基日記 冊
價 格	上述叢書共_____冊 共計_____元_____角
備 註	

##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三元八角，全年十二期五元五角，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蕉風月刊訂閱部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風  
訂  
閱  
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 閱 期 數	期 起 至                      期 止
訂 費	\$
註 備	

KDN 6572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48 期 ● 一九七三年十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